

# 南洋馬來族与華南古民族的关系

林 惠 祥

林惠祥同志三十多年來除了对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進行系統的研究，并獲得很大的成就和貢獻外，他一生对南洋問題的研究，也曾下过工夫，做过不少工作和貢獻。“南洋馬來族与華南古民族的关系”这篇論文是林惠祥同志关于南洋問題最后的遺著。前篇于一九三八年以“馬來人与中國东南方人同源說”为題曾在南洋發表过，后篇是他二十年后对这問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成果，提出更丰富、更可靠的有关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和証据，把我國和南洋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將东南亞这一大片地方过去被遺忘的历史补充起来，这是他三十年多年來对南洋研究的重要貢獻，也是他一生对南洋問題研究总结的一部份。

廈門大学人类博物館

1958.6.1

## 前 篇

（附註：前篇是1938年寫的，會在新加坡發表于星洲半月刊，原題为“馬來人与中國东南方人同源說”，現在改用这名，比較簡括，前篇因在战时發表于海外，未曾就正于國內人士，等于未曾發表。这次我繼續作同題研究，將这篇已發表的当作前篇，附录于此，以免复述之煩。文字照旧，只加段名，現在（1957年）所寫的这一篇，則作为后篇，讀者請先讀前篇然后讀后篇，方能清楚。）

### （一） 何謂馬來人？

馬來人有广狹二义，狭义者專指住于馬來半島及苏門答臘等处之馬來人，广义者兼含爪哇人，婆罗洲人，菲律賓人，台灣土番（补註：現改称高山族）等。本文系指广义之馬來人而言。此广义的馬來人在旧人类学称之为棕种，今日新人类学則取消其独立位置，而归于黄种即蒙古利亞种之內，称之为海洋蒙古利亞种（Oceanic Mongoloid Race）。

馬來人之名称常与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ian）一名相混；同一种人或称为馬來人，或称为印度尼西亞人，如荷屬馬來人又常称为印度尼西亞人。如欲尋覓真正印度尼西亞人（指原來純种的），則印度尼西亞人又几乎絕迹。以此原因，南洋人种之分类至今尚未有一律之系統。

又关于馬來人之起源亦頗有歧說。或謂馬來人來自西方之印度，或謂來自北方之大陸，此点今亦未有最后之定論。

其实以上兩点亦非难断，其关键在于馬來人之成分。馬來人如屬一純粹之民族，則以上兩点实

難索解，馬來人如屬一混雜之民族，則以上兩點皆可迎刃而解。馬來人之體質特征不甚一致，如髮狀或微彎或全直，眼形或細狹或圓大，以至頭形、面形、軀干皆有歧異之處。又其文化風俗亦有不同。據近世學者研究之結果，已知馬來人為混合之種族，其成分多者為蒙古利亞種及印度尼西亞族，少者為尼革利陀人及巴布亞人等。既知馬來人為一混合之民族，便不應堅執馬來人來自一源之說，且亦可瞭然於馬來人有不止一種之名稱矣。其中蒙古利亞種之要素，自然係由亞洲大陸南下，其特征為細眼，直髮，皮膚黃色，軀干中等，印度尼西亞民族之要素則為圓眼，波狀髮，皮膚棕色，菱形面等特征。學者之中有指馬來人為由印度來，且喜用印度尼西亞一名稱者，大約着重其後一種要素。而喜用海洋蒙古利亞種或馬來人之名，且謂其由北方來者，則注意其前一種要素，與其注重後者，毋寧注重前者；蓋以現在馬來人之特征與蒙古利亞種南支（即漢族，安南族）甚為相近，而與原來印度尼西亞人相遠，頭形常廣而不狹，髮狀常直而不彎，此皆近於蒙古利亞種而遠於印度尼西亞族之征，由此觀之，馬來人之成分似以從亞洲大陸南下者為多，故馬來人應以稱為海洋蒙古利亞種或馬來人較為適宜。

## （二）馬來人與中國東南方民族有無關係？

至於此種海洋系蒙古利亞人既從大陸南下，然則其南遷後是否不留一人，抑或有遷有留？其於今日大陸之住民有無關係？

解答此種問題，必須根據史前考古學之發現，及文獻上之記載。今幸南洋群島之史前遺物屢有發現，南洋方面已漸明，至於亞洲大陸應以我國東南沿海為最與海洋有關係。惜文獻之記載不多，不足供此項研究。今幸近年來亦已有數處古蹟：如浙江杭州之古蕩（衛聚賢發現），良渚鎮（施昕更，何天行），湖州錢山漾（慎微之），福建廈門（林惠祥），武平（梁惠溥，林惠祥，雷澤光），廣東海豐（Maglioni），香港龍寮島（Finn）等地，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今試根據中國與南洋兩方之材料，就此問題略加推測，雖證據未甚充足，然作者殊覺馬來人實與古代中國大陸東南方人頗有關係也。

## （三）中國東南方之古越族究係何種民族？

今先就古時中國大陸東南方之民族言之。中國大陸東南部即浙、閩、粵沿海諸省之居民，在春秋時為越族，以族類眾多，故稱百越。其中在浙江之北有勾踐之子越，最先開化加入於中國歷史之舞台。至漢初浙江復有甌越，福建有閩越，廣東有南越。甌越與閩越之王皆自稱為勾踐之後，然常自相攻。甌越弱，附于漢，閩越崛起，抗漢，終為武帝所征服，被逼移居江淮之間，“東越地遂虛”（見史記）云。甌越即在今之浙南即溫州等地，其地之語言今尚為方言，其地尚稱為甌，閩越之閩字從門聲，虫為表意。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以其為蛇種，故从虫。所謂蛇種，自然非真為蛇所傳之種，不過當時文化荒陋，如現今之非洲、美洲土著族然，以動物為“圖騰”，全族崇拜蛇

类，迷信其祖宗原为蛇也。此在草昧时代，各地民族常有此种迷信，原无足怪。此种閩人虽被逼迁徙，“然閩地多山林島嶼，易于藏匿，其徙由强迫而非如甌之自願，必有漏网，而留居于故地者，非能眞虛也。唯無論自願或强迫，自經此兩次大迁徙后，江淮之居民便与新移居之越人混合，而今之閩人虽为东晋以后移居漢人之苗裔，然亦当混有先住民族越人之血液，盖不特閩人之語言大有異于中原，而其体質特征亦頗有異于北人也。”（見拙著“中國民族史”上册頁一二〇）。梁任公云：“吾儕研究中華民族，最難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膚色皆与諸夏有異，然与荆，吳，苗，蛮，氏，羌諸組亦都不类。今之閩人率不自承为土著，謂皆五代时从王審知來，故有“八姓从王”之口碑。閩人多來自中原，吾儕亦承認，但必經与土人雜婚之結果乃成为今日之閩人。”（見所著“中國歷史上之民族”）。此种閩族越族之人究屬何種民族。在前此殊難索解也。

至于广东之南越亦頗奇特。秦亡后越佗以中原之人為南越君長，其答漢文帝書自称为“蛮夷大長”，可見其时之南越人尚被目为蛮夷。然秦始皇时曾發謫戍四十萬人，攜帶婦女入南越，漢武帝时复滅南越，以为郡縣，并數移其民于江淮間。自此以后，中原之人亦漸次南移，五胡乱華，金滅北宋，漢人以南方为尾閩。故南越本土人亦被吸收于漢人之中，而成为近代之广东人。唯在体質上及語言上，广东人亦尚有異于北方人之處，而越字在广东尚沿襲为广东之省名，盖越字即粵字也。

由此觀之，可見今之閩粵人实为古之土人与中原人之混合民族，今日与各省人同屬漢族，虽有差異，亦不甚大，不能視為另一民族。唯其古代之一部分要素即越族者，实为一特殊民族。除上举南越王趙佗自言为“蛮夷大長”外，史記太史公言：“越虽蛮夷”，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墨子云：“越王勾踐，剪髮文身”，此皆可証明越族之異于中原。越族之奇俗有斷髮文身，契（即刻）臂为盟，食蛤蛇，巢居（即架木为屋，上層居人，下層住畜），語言不同，使舟及水战，鑄銅劍銅鐔等事。（“見古代越族考”）又其命名不同中原，跣足不冠，音乐不同，語言亦不同。（“吳越文化論叢”）可見越人与中原之華夏实有不同。

此种奇異之越族在人种学上究屬何種族，今未有定論。以作者臆測，此越族者或即为留居大陸之古代馬來人即所謂原馬來人（Proto Malay）也。

#### （四）馬來族与古越族在体質上之相似

欲証明二民族之关系，最好为体質特征之比較，然古代馬來人之骨骼未有重要發現，古代越族之骨骼更絕无發現，无从比較，至于現在之閩粵人与馬來人皆屬混合民族，亦难于比較。唯从大体言之，馬來人之直髮，广头，短面，矮軀，与閩粵人相近。馬來人最与漢族不同者在乎具有“馬來眼”，其形圓而大，不斜吊，有双重眼瞼，然馬來人亦非尽如此，亦有折衷狀者，且北方之蒙古人及漢人虽具細長斜吊之“蒙古眼”。然南方之漢人眼形亦漸趨圓大，此亦与馬來人相似之一証也。

### (五) 馬來族与古越族在文化上之相似

若就古書所記越族之文化言之，亦有數點可證明与馬來人相類。試舉于下：

(一) 斷髮：古代華夏束髮，苗蠻椎髻，越人斷髮，今馬來族之保存原始文化者亦多斷髮，古代之馬來人不知究竟如何，然未聞束髮椎髻，似亦为斷髮也。台灣之土番亦即馬來人一支，亦行斷髮之俗。

(二) 文身：越人文身，今之南洋馬來人如婆羅洲等處亦尚有文身者，台灣番人亦尚行文身。

(三) 黑齒：古代越族如此，今之台灣及南洋人因食檳榔而成黑齒，亦有故意染成者。

(四) 短鬚：古越人短鬚，今之南洋馬來人及台灣土人亦短鬚，蓋馬來人原乏鬚，然亦有故意摘鬚者。

(五) 跣足：古越人跣足，此亦与馬來人同，蓋不特今之馬來人喜跣足，即歷史上之馬來人亦跣足也。

(六) 拜蛇：古閩越人以蛇为“圖騰”，今之台灣番人尚保持此俗，南洋亦有祀蛇之廟。

(七) 巢居：博物志言“南越巢居”。南洋今尚有筑屋于樹上以居者，遠視真如鳥巢，如菲律賓濱山地等處即有之。較樹上之屋進步者有高橋之屋，屋下立長木为橋，使屋距地甚遠，上以住人，下以居畜。此在中國之西南民族至今尚沿用其俗，古書曾記其名为：“干闥”。越族之巢居想亦會進至此式，非永远住于樹上也。今之南洋到處皆是此种有橋之屋，亦即等于中國之“干闥”也。

(八) 語言：越語大異于中原，故今之閩粵語尚为方言，不知与馬來語有无关系，越語以漢語譯其音，頗不符合，如左傳大夫种之种，在國語譯为“諸稽郢”。或謂此为拼音不密的發音，予謂此或由漢語为孤立語，而越語为膠着語，膠着語最不便以漢語譯之，故漢語一字不足，三字又太多也。馬來語蓋即为膠着語，此或略有关系也。“說苑”說善篇有記越語一段云：

“鄂君子皙（楚王母弟，官为令尹）泛舟于新陂之中，……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滢兮杼，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鍤州焉乎秦胥胥，纓予乎，昭壇秦踰，滲提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为吾楚說之，于是召越譯，乃楚稅之曰：“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按似系舉舟中流之訛）。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替詬恥，心几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补註：此段故事之下文为鄂君大受感动，即納越人与之同被而臥。此事在文学上成为有名的龍陽君一类故事，所謂“鄂君繡被”成为香艷之辞藻，而鄂君则为女性的男子。）

此段故事中之越語顯与漢語大異，不輸于今日中國人之所馬來語。漢語为孤立語，安南語亦屬孤立語，馬來語即屬膠着語，今越語既似膠着語，自然与馬來語系为近也。又此段中之鄂居似有龍陽之嫌，其实此越人大約是女子。今日浙、閩、粵之江上尚多有妇女駕舟，謂之“船娘”等称，若

泥于字面，以越人为男子，則歌辞中“蒙羞被好兮不誓詬恥”之句太不象男子之語气，而此段故事亦真荒乎其唐矣。

### (六) 馬來族与越族史前遺物之相似

以上皆就古記載而言，若更就史前考古学之發現而論，又再得証据数条如下：

(一) 峰脊石鐮：石鐮形如鑿，但形短，鋒口一面斜削，一面則直。南洋、太平洋諸島及中國東南部多有之，在歐洲、西亞、華北較少。其中一种背上近柄处磨陷，而中部有一隆起之橫脊，用以裝柄索繩者，拟名之为峰脊石鐮。散布地方較小，多見于台灣、菲律賓、西里伯（蘇拉威西）諸地，蓋亦被認為馬來西亞之特殊石器（見 Winstedt, R. O. A.: History of Malaya）。不意此物亦發現于粵之香港、海丰，閩之武平，浙之杭州。此物頗复雜，不易有兩地偶合之事，其物之存在，可以証明其民族間决有关系也。

(二) 有肩石鐮：此种石鐮裝柄之法与鐮相同，有如鋤狀，唯形小，兩边如肩狀，此亦被認為馬來式之石器，曾見于台灣、菲律賓及印度支那等处。此物在中國大陸亦有之，如杭州古蕩之石鐮及良渚之石戚皆是。

(三) 石箭鏃：石鏃在南洋爪哇等处及國內武平、杭州、湖州皆有之，大陸內地少見，此或亦可为一証。

(四) 陶器紋飾：南洋史前之陶器多以刻紋为飾，其紋皆屬几何紋。中國之陶器有二大系統，在華北大陸者多屬彩繪陶器，在東南者则为刻紋陶器。如杭州、武平、海丰、香港各处陶器之紋样与南洋有全同者，有相近者，至少亦孑孓相类。

### (七) 結 論

要之馬來人系从大陸南下，已無疑义，而越族即为古时住于大陸東南部之奇異民族。由此种地理上之相联，不能不使人怀疑此兩者間或有关系。就其体質而言，虽今日皆屬混合民族，不易比較，然亦顯有相似之点。更就其文化上言之，則不但古書之記載有若干相类之事实，即攷古的發現亦已有数条明确之証据。由此可見馬來人与中國東南部古越族之有关系，似非无根之談也。

今試推論其沿革如下：在远古时，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國東南方，其后更逐漸南徙至南洋群島。其迁徙大約沿海岸綫平地及水路進行，并兼用舟楫为工具。因此民族在中國東南方有江有海之地，必能早有舟楫，其迁徙自以沿岸進行，較之跋涉山林为便也。迁徙之時間最早亦不过始于数千年前，即新石器时代，盖南洋之旧石器时代屬于尼革利陀人，馬來人之古物只有新石器，大約在大陸已進化至新石器时代方始南迁也。在南迁之前已有石器刻紋陶器及舟楫等文化，馬來人即帶此种文化而至南洋，中國東南方与南洋之史前古物所以相类大約以此，在人种上当在中國大陸東南方时，馬來人之特征尚未成立，故亦不得謂之馬來人，彼等不过为蒙古利亚种之最南支，当

其南遷經印度支那沿海岸入南洋群島后，與尼革利陀及印度尼西亞人混合，乃漸改變其原來體質而成為馬來人。至于留居中國東南部之一部份則稱為越族，后與國內其他民族混合，成為今日之閩粵人，為漢族之一部分。

由此說言之，古代越族之系統與馬來人之來源均可明瞭，此問題果能如此解決，亦學上之一大快事。雖今日証據尚未豐富，然將來考古發見日多，或可使此唐突之臆說得以巩固也。

(原註：文中論今之閩粵族與北來移民混合而成一段，讀者請勿誤會為分離閩粵人與中國之關係。蓋文中固明言閩粵人亦為漢族之一部分，漢族原由多數小民族合成，不止越族一種，今已同化飽和而漸成為一整個之民族，不可復分矣。此意在拙著“中國民族史”內發揮甚詳。至于論馬來人與中國古越族之關係一段，若謂其可使中、馬之民族感情更為融洽，則亦出于作者原意之外；作者不過以客觀態度，由實際証據，而得此臆說而已，別無他意也。)

## 後 篇

作者在二十年前曾就這一問題寫過一篇，現在這一篇是就前篇的簡略之處加以補充，意見大抵相同，但也有小差異。補充的資料有：(1)新得的資料如近年來所得古物的証據。(2)別人的學說。在前篇很少提到別人的學說，現在將有關的新舊學說，無論是二十年前原有的舊說，或二十年來發表的新說，都舉來作為參攷資料。因此這一篇可以算作前篇的補充說明，前篇已說過的這篇便不復述。

### (一) 南洋人種的分類

研究馬來族應先知道馬來族在南洋的地位。馬來族是現代南洋人民中的主要民族，人口最多，住地最廣，加以歷史上最先開化，政治上也占最重要位置。馬來族在南洋略如漢族之在中國，所以研究馬來族和中國的關係，也便是研究南洋和中國的關係。

馬來族雖是主要民族，但南洋民族繁多，除馬來族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少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到南洋來還在馬來族之先。他們還是比較純粹的民族。馬來族却是混合的民族，又是比較后到的民族。馬來族的祖先到了南洋后，和當地先住民族混合，便產生現在的馬來族。因此研究馬來族還要先從南洋的廣大民族講起，方能知道馬來族的來源和成分。

人類學上研究南洋的民族已經有了頭緒，關於南洋民族的分類有許多學說，其中系統不全吻合，民族名稱也有歧異，但如加以綜合比較，也可發現已有些共同的結論，可以說已達到大同小異的地步，作者在前篇已曾在第一節約略講過南洋的民族分類，但所說的過於簡略，現在介紹些各國民族學者的學說于下，以當參攷或證明。

据以前的东印度人类学会的調查研究，南洋群島有下列四种民族：

1. 类黑人族成分 (Negrito)：如安达曼島土人、菲律賓的海胆族 (Aeta)、馬來半島的西滿族 (Semang) 等。有些人种学家相信类黑人为構成婆罗洲、爪哇和苏門答臘三处人口的成分。
2. 外答族成分 (Vedda)：在西里伯、馬六甲、苏門答臘、爪哇和尼亞史島 (Nias) 都有。
3. 純粹馬來族：如苏門答臘的巴塔族 (Battak)、婆罗洲的达耶克族 (Dajak)、西里伯的桃瑞甲族 (Tardja)、摩鹿加的河弗瑞族 (Alfara) 等。
4. 混血馬來族：如苏門答臘的亞齐、占碑、蘭本、巨港等处土人，爪哇人、峇厘人、孟加錫人都是，多住在南洋群島西部以及其他各島的港岸河畔。

以上所說类黑人和外答二族都是少数民族，純粹和混血二种馬來族也便是主要民族的馬來族。

(以上都是照原作譯文，故其名称和別人的不全同，以下当于必需时点出。)<sup>[1]</sup>

又据英國人类学家欽氏 (A. H. Keane) 等三人合寫的“过去现在的人类”一書中所提出的住在南洋的人种如下：

1. 海洋尼革罗种 (Oceanic Negro) 中的巴布亞族 (Papuans) 和尼革利陀族 (Negritos)，这二族色黑，髮卷縮，眼圓而大，后一族身材極矮，故又称黑矮民 (Pygmy)。
2. 海洋蒙古利亞种 (Oceanic Mongols)：他說这一族人是蒙古利亞种 (即黃种) 的三大族之一，便是住到南洋的黃种人，他又說这族又称为馬來族 (Malayans)，这族的体質特征是头广，指数 78 至 85 度，膚色黃棕，鬚髯稀少至无，眼形中等大，位置水平，身長中等以下，自 1.52 米至 1.65 米。
3. 高加索种中的印度尼西亞族 (Indonesians)：他說这族人是高加索的远支，于远古时代迁移到南洋來。
4. 先达罗維茶族 (Pre-Dravidians)：如沙蓋人 (Sakai) (住馬來半島) 和陀阿拉人 (Toala) (住西里伯) 等。

这个分类系統和上举的一种名称多不同，其实根本上是相同的。第一，海洋尼革罗种便是类黑人，第二，海洋蒙古利亞种略等于混血的馬來族，第三，印度尼西亞族略等于前一系統的純粹馬來族，第四，先达罗維茶族便是前一系統的外答族。这样看来，这二派研究者虽所用名称不同，其研究結果却是大同小異，同样是將南洋民族分为四大支派<sup>[2]</sup>。

另有一家所用名称很为特別，略引如下：英國人类学家狄遜氏 (Dixon, R. B.) 在所著“人类

[1] 黄秉封譯：“科学的南洋”，第六篇，南洋羣島的人种及其問題，原由荷蘭人類學者 J. P. Kleiweg de Zwaan 和荷蘭医生 H. J. T. Bijlmer 二人的論著編譯而成，1931 年出版。

[2] Keane etc. — Man Past and Present, 1920.

歷史”一書中說南洋有以下民族：

1. 原尼革羅型 (Proto-Negroid type)。
2. 加斯比型 (Caspian type)：帶有地中海型混合血統，膚色淡，髮直或波狀，在新石器時代由印度支那遷移到南洋群島。
3. 古阿爾卑型 (Palae-Alpine type)：特征是廣頭，先入印度支那，後再移入南洋群島，將先住民族驅逐或吸收，因之自己也發生變化。
4. 正馬來型 (True Malay)：由北方南下住南洋各大島，在蘇門答臘的便成為門南加堡馬來人 (Menangkabau Malay)。

這一系統中的第一族便是上二系統中的第一族，即黑人。第二族名最特殊，其實應是略等於第一系統中的第三族，也即第二系統中的第三族，印度尼西亞族。這一系統中的第三族便是指第一系統的馬來族和第二系統的海洋蒙古利亞種。這一系統的第四族應即是第一系統的第四族和第二系統中的第二族。前二個系統的吠陀族（外裔）和先達羅維荼族在本系統中不提出，是因它人口太少，又是混血<sup>[1]</sup>。

還有菲律賓的人類學家拜野氏 (H. O. Beyer) 也提出南洋民族的三大原種如下：南洋有史以前的居民有三大種。

1. 矮民 (Pygmy)：是南洋的最古居民，但其純粹的後裔，現在只住在幾個偏僻孤立的地点，這種人以身材小著名，只在五英尺以下。矮民有二支派，一是尼格利陀族 (Negrito)，膚色黑，髮卷縮，原是黑種的一支；二是類澳洲人 (Australoid)，與現在的澳洲土人相似。
2. 印度尼西亞族：這名稱初時指一種身材較長膚色淡，住在蘇門答臘的人，那是全無與蒙古利亞種混合的痕跡的。其後兼用以稱馬來西亞的蒙古利亞種中身材較長的支派。
3. 馬來族：蒙古利亞種由中亞出發進入印度支那和馬來西亞時，愈向東南進，愈改變了原來的形体，因為那邊原有先住民族印度尼西亞人在，兩族便混合了而成為馬來族。在馬來西亞的各大島還可看出這三大種的分層。從他們進入這些地方以來，經過了歷史時代，都是保持這種狀態。概括言之，蒙古利亞種血統的馬來人以及在歷史時代進來的人都住在沿海的地方。帶有印度尼西亞血統的人則多住內地，在更偏僻的河源沼澤或深林地方則至今還有原始的矮民的後裔<sup>[2]</sup>。

以上所舉的四個系統指出南洋民族有三種或四種，其中最主要的是馬來族，次是印度尼西亞族，還有二個少數民族是海洋尼革羅族和吠陀族。後面二個少數民族在舊石器時代便到南洋，後來有印度尼西亞族在新石器時代也由印度支那南遷到南洋群島，最後是蒙古利亞種（黃種）的海洋系，

[1] Dixon, R. B. — The Facial History of Man, 1923.

[2] Steiger, Beyer, Benitez —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26.



便是馬來族，也到南洋群島來。以上的結論是各家共同得到的，除上举四家而外，还有很多人类学者所說的也大都相同，不再詳举。

## (二) 印度尼西亚族名称的混淆

上面所举的各家系統都指出南洋有二个主要民族，但这二个主要民族的名称却不一样，其中印度尼西亚一个名称尤其使人迷乱。有的人把印度尼西亚族与馬來族相对立，有的人將印度尼西亚族称为純粹的馬來族，有的人另用特殊的名称如加斯比系人种。印度尼西亚國的人民一般称为印度尼西亚人，但在人类学中又常称之为馬來族。在研究本題不能不先将这些名称，尤其印度尼西亚一个名称搞清楚。

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是1850年洛干氏(Logan)在所著“东亚民族学”(Ethnology of Eastern Asia)一書中最先提出。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的引起混乱，第一是由于这个民族从古至今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名称所指的古时的人类和現在所指的人类大大不同。印度尼西亚族则是指古高加索种的一个原始支派。哈頓氏(A. C. Haddon)在“人类种族”一書中称之为尼西奥族(Nesiot)，說他們的身材矮，髮波狀，膚色棕，面如菱形，頰骨高，鼻扁平，头形長。他們和南部蒙古利亞种(Pareocean)在离开大陸之前很早便發生混血，混合到几乎沒有純粹的遺族。但現在还有几种人中保留这种人的顯著的体質特征，如苏門答臘的峇搭族(Batak)、爪哇的丁格人(Tenggerese)、婆罗洲的陸地达押族(Land Dayak)、穆律族(Murut)以及其他<sup>[1]</sup>。他所說的南部蒙古利亞种也便是欽氏所說的海洋蒙古利亞种。这一种人因为和海洋蒙古利亞种混合而成为馬來族，因此也便被人称为馬來族，而且甚至認為是“原始的馬來族”或“純粹的馬來族”。

印度尼西亚族或馬來族二个名詞被人随便应用，很为混乱。以前荷屬时代的东印度人民为要团结人民要求独立，常喜用印度尼西亚的名詞以为号召，因此这个名詞便有了政治意义，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國成立，便采用这名为國名了。这个名称用为國名是很好的，可以包括印尼國內一切民族，但这却只是政治上的國名，不是民族学上的学术專名，也不再等于上古时的印度尼西亚族了。

有些民族学家因見古印度尼西亚族已經混合在馬來族之內，便称它为“純粹馬來族”，如荷蘭的德算氏(K. de Zwaan)便这样。还有些人則称它为“原始馬來族”(Proto-Malay)，这是薩拉森氏(Sarasin)所提出的，也很盛行。

由作者看来，在科学上印度尼西亚族的名称不如馬來族的正确，其理由是：(1)这一族已經和蒙古利亞种海洋系混合到几乎沒有純粹的遺民，当然不可再用古名称，而当用新名称。(2)印度尼

[1] Haddon, A. C. -- The Races of Man, 1924.

西亞即為國名，這一國內種族很多，不只一族，當然不可以只用一個國名為民族名。(3) 現在的馬來族所含有的體質特征還是以蒙古利亞種海洋系的多于古印度尼西亞族的，例如頭形以廣頭的為多，髮狀直，有些蒙古眼。

### (三) 二種馬來族的分別

雖是採用了馬來族的名稱，然而馬來族也有二個名稱，也即分為二種，原因是馬來族是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和古印度尼西亞族以及其他南洋先住民族混合而成的一個混血民族。因是混血民族，故依其要素的多少而發生支族。

海尼·格爾登 (Heine Geldern) 在所著“東南亞的民族及文化”一書中說馬來人可分為“古馬來族”和“新馬來族”二個層級。古馬來族便是蘇門答臘的峇搭族 (Batak)、婆羅洲的達押族 (Dayak)、蘇拉威西的桃瑞甲族 (Toradja) 等。新馬來族是受別族的影響發生民族混合的產物，便是馬來人 (狹義)、爪哇人、布匠人 (Bugis)、望加撒人等。

還有薩拉森氏 (Sarasin) 最先將馬來族分為：(1) “原始馬來族” (Proto-Malay) 和 (2) “派生馬來族” (Deutero-Malay)，前者用以指印度尼西亞血統較多的人民，後者用以指蒙古利亞種血統較多的人民。其標準是前者頭長身矮，膚色比較暗，如婆羅洲達押族中的一部份，蘇門答臘的小島如門答威人 (Mentawai)、尼亞史人 (Nias)、小巽他列島人、摩鹿加東部土人等。

德寡氏分馬來族為：(1) “純粹馬來族”，如峇搭族、門答威族、尼亞史族、達押族、小巽他列島人等，便是保存古印度尼西亞血統較多的人民。(2) “混血馬來族”，即亞齊人、占碑人、巨港人、爪哇人、峇厘人等，是蒙古利亞種血液較多的人民，有廣頭、直髮、略有蒙古眼等特征<sup>[1]</sup>。

以上三種分類實是相同的，即以第一種為古的、原始的、純粹的；第二種為新的、派生的、混血的。這三種分類法的名稱也未必是十分正確的，因為將印度尼西亞血液多的稱為原始或純粹馬來，使印尼和馬來意義和內容幾乎相同，不易區別。

由上面的分類，可知馬來族中第二類是帶有更多的蒙古利亞種血統的，而這第二種的人民卻远比第一種的為多，這一點說明了馬來族是屬於蒙古利亞種的，也便是和中國是同屬一個大種的。

馬來族還有另一種的二分法，是分為廣義的馬來族和狹義的馬來族。狹義的馬來族便是正馬來人 (True Malay)，又名“巫來由人” (Orang Malayu)。他們原是住在蘇門答臘的西部高地門南加堡 (Menangkabau)，其後遷移到馬來半島以及南洋各大島的海岸河旁，成為人口眾多，文化發達的民族。他們說的話便是馬來話或其變體，多數信回教<sup>[2]</sup>。一般所稱的馬來人便是指這一種，至於廣義的便是總括南洋各地的馬來族，無論體質有些細別，文化有些高低，都合在一起。上面所說的

[1] “科學的南洋”，第六篇。

[2] Dixon, R. B. —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1923. 又 Heine Geldern 著：東南アジアの民族と文化。

原始的純粹的馬來族以及新的派生的混合的馬來族都包含在內。

本文是要研究整個馬來族和中國民族的关系，所以本文所指的馬來族是采用廣義的。

#### (四) 馬來族的混合成份

由上面所說知道馬來族(廣義的)是有分歧的，其所以有分歧，是因為它和其他民族同住在南洋，因而混合起來，成為一個混合的民族。現在我們再進一步來分析他的參加混合的成分；因為這樣可以幫助研究馬來族和中國民族的关系。

馬來族的成分便是和他住在一起的諸民族，再舉如下：

1. 海洋尼革羅種：即矮黑人尼革利陀和巴布亞族。這一族先人居印度支那半島和南洋群島，馬來族在遷移的路上碰到了他們，因而發生混合。
2. 吠陀族：這一種應是由印度東來印度支那半島和南洋，馬來族在這二處也碰到他們而發生混合。
3. 印度尼西亞族：以上二族因是古代的人類，人數少，故加入馬來族的成分也不大，至於這一族却就非常重要了。這一族是廣義馬來族的二大成分之一，在一派民族學者還說他是旧的或原始的或純粹的馬來族。不管這一族是新的或旧的馬來族，它總是廣義馬來族的重要成分。
4. 蒙古利亞種海洋系：這種蒙古利亞種最南支，是蒙古利亞種由北而南的先鋒隊，他們先到了印度支那，後到南洋群島，沿路都和上述的先住民族混合，最後產生了廣義的馬來族。這一族的成分或者比印度尼西亞族還要多，因為印度尼西亞族至今已極少有純粹的遺民，可見其人口是不及這一族之多。而且印度尼西亞族原是加高加索種中的長頭型人類，現在的廣義馬來族却多屬廣頭的，有蒙古利亞種特征，因此在民族學上被歸入蒙古利亞種的一系，可見這一種蒙古利亞種海洋系的成分是廣義馬來族的最重要成分。這一點又表現了馬來族和中國南方古民族的关系。

#### (五) 馬來族的起源地點

馬來族既是上述幾種民族的混合種族，然則其成立的起源地必是這些民族的相遇地點，至少也是其中二大部分即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和印度尼西亞族相遇的地點。蒙古利亞種海洋系是由亞洲大陸北方南下，經由中國的華北華南印度支那半島，繼續向南洋群島而進。古印度尼西亞族是加高加索種的一個原始支派，加高加索種是發生在亞洲西部的，當然這一族也是由亞洲西部向東移來，其路綫應是經由印度、印度支那，然後進入南洋群島。由這樣看來，這二族的最初相遇地點應是在印度支那，以後更在南洋群島再行接觸混合。二族的遷移有先後，印度尼西亞族在先，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在後。

印度尼西亞族在新石器時代，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則在新石器時代後期以至銅器時代。這是作者的綜合的推論，為參考及證明起見，略述其他研究者的意見于下：

欽氏 (A. H. Keane) 說古代亞洲有二大人種，即蒙古利亞種和高加索種。二種人在史前時代即來印度支那半島混合而成為馬來·坡里尼西亞語 (Malayo-Polynesians) 的民族，其中膚色黃身材較矮的是蒙古利亞種成分，例如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峇厘等處的馬來人。第二是身材較高而膚色較淡的高加索種的要素，如坡里尼西亞的島民三毛亞人、夏威夷人以及婆羅洲的達押人、古代馬來人等。以上便是說馬來族是在印度支那半島成立的<sup>[1]</sup>。

克恩氏 (H. Kern) 在十八世紀之末便曾推論馬來·坡里尼西亞語 (Malayo-Polynesische talen) 的民族，說這種人的原住地是有甘蔗、香蕉、竹籐和稻，是在沿海，便是航海民族，知有水牛、鱷和象。其原住地即是占城、交趾支那、柬埔寨以及相連接的沿海地方<sup>[2]</sup>。

溫斯特氏 (Winstedt) 在所著“馬來亞”一書中說：“由語言學上言之，馬來族應是產生在介于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一帶地方，因為到現在和馬來語相類的語言還在這一帶的幾個地方人民中使用着，如越南的占城人，緬甸的答臘因人 (Talangs)，擺古人 (Peguans)，阿薩密的喀西人 (Khosis)，印度的卓達·那格普 (Chota Nagpur) 的門達人 (Mundas)”。

這段話是由語言學上推測馬來族產生于印度支那半島一帶地方的<sup>[3]</sup>。

馬來族的起源地應當便是印度支那一帶地方或更延長到東西二頭。因為在有歷史可稽的時代，這一帶地方確實還有大群印度尼西亞族居住着。如占城的占族 (Chiam) 確是印度尼西亞族的一支，中國古書說：“其人深目高鼻，拳髮色黑”。這不是蒙古利亞種的特征，而是高加索種的原始支派印度尼西亞族的特征。現在的占族身材也比越南人和柬埔寨人為高，頭形稍長，膚色略暗，眼形不斜（斜是蒙古眼）。柬埔寨人又名吉蔑人 (Khmer)，也是幾種人的混合種，其中之一是印度尼西亞族。越南山脈中的摩伊族 (Moi) 也是印度尼西亞族。很早便住在越南，其後被別族所逼而退入山林地帶保持其原始文化。緬甸的最早居民據研究者說也是印度尼西亞族。

由歷史記載，語言的遺留，體質的特征，很可證明馬來族應當是在印度支那一帶地方，由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和印度尼西亞族混合而成立，這是可以相信的。馬來族的成立地點既是在印度支那，那末，便有理由可以推測馬來族和中國大陸有關係了。

## (六) 馬來族遷移的路綫

馬來族的祖先在印度支那一帶出現之後，其遷移的路綫受了地理條件的影響，當然是沿馬來半島南下，進入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蘇拉威西諸島。因為當時是在新石器時代，南洋的地勢

[1] Keane etc. — Man Past and Present. 1920。

[2] Van der Hoop 原著，日譯本：インドネシアの原始文化，P.143，原著 1938 出版。

[3] Winstedt — Malaya。

已經變成和現在差不多，所以其路綫应当是这样。試引各位研究者的學說于下：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二卷論東南亞上古史部分說：“印度支那半島發展的新石器时代（原註：公元前二千年，下同），印度支那成为操澳亞語部落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他們的物質文化散布于自印度的卓达·那格普（Чхота-Нагуп）到中國东南部，再远經許多島嶼而抵日本及楚科特加（Чукотка）。……其特征是繪有印紋妝飾的陶器和有柄的光滑的斧头。……在公元前一千年初起，印度支那半島居民开始采用金屬（銅器）工具和武器。……發展的青銅器时期（公元前五世紀至一世紀）大概与印度支那領土上的大規模的种族移动同时發生的。……有从西北來的藏緬系部落，从北部及东北部來的泰系部落及原始越南人。……由交趾部落（在中國东南部）与操澳亞語居民混合而成为駱越系人种，就成为这个文化代表者。越南的研究者認為駱越是越南人的直接的祖先”。这本書又說：“印度尼西亚：公元前4000-3000年前在科学上称为原始印度尼西亚人的东南亚的部落迁入了印尼。印度尼西亚人經過了苏門答臘滿刺加和爪哇向东進，占据了沿岸的土地，排挤了原來的居民到中部山区。……在公元前二世紀至一世紀他們开始采用了青銅器具。……在印尼所有地区最先進及經濟上最發达的是西苏門答臘。那里住有庇南加波部落（Pinangkabau，原始人，后称为 Menangkabau）。庇南加波部落开始使用水牛，馴服野象，又很早学会鍛冶青銅，在公元第一世紀就產生了鐵。”<sup>[1]</sup>

上举这一段話中所謂“澳亞語”便是異于漢語和印歐語的另一種語言，行于亞洲东南部到澳洲一帶，其中便包括馬來語在內。庇南加波便是上文所舉的門南加堡。滿刺加便是馬來半島的馬六甲，这一段話便是說印度支那在新石器时代產生了澳亞語的民族，这种民族也便是馬來族，古时在越南的称为駱越族，自銅器时代以后才有后来的緬甸族、泰族及越南族由北方迁來印度支那，又說原始印度尼西亚族是由东南亚經馬來半島苏門答臘爪哇向东進。

此外拜野氏（Beyer）也說得很明，上文曾引过一句，現在再詳引于此：“印度尼西亚族入南洋后于矮黑人。蒙古利亞种更是最后到的，當他們从中亞細亞移出后，一部分侵入了印度支那，再南下到馬來西亞群島。……蒙古利亞种進入印度支那和馬來亞时，愈向东南進愈改变了原來的形体，因为那边原有先住民族印度尼西亚族在，兩族便混合而成为馬來族。……二千年前当印度文化开始進入馬來西亞时，这种分層状态必定更为明顯，馬來人（原註：蒙古利亞种和印度尼西亚人的混合种）只住在沿海和河流下游流域，在內地的印度尼西亚人还很純粹。在印度支那地方印度尼西亚人的被吸收和消滅比較早些，所以在那地方可以找得出印度尼西亚語言和文化的痕迹的，只有零散而孤立的少数人民”。这一段話也說明馬來族的祖先是在印度支那最先形成，然后南下到馬來西亞（Malaysia），即南洋群島的住有馬來人部分。

[1] 苏联科学院著，龔方震譯：“世界通史”，第二卷 581 頁。

此外各家的意見大抵都和上述的二家相同，不贅舉，現在另舉一種學說，他的種族名稱不同，但所說的話也很可注意，這便是狄遜氏（R. Dixon）在所著“人類種族史”中所說的，他說繼原始尼革羅種之後，在新石器時代，又有一種人進到南洋，這種人他稱之為加斯比型人種（Caspian type），“因為他們身長、色淡、髮形直或波狀，但還混合了較矮較暗色的地中海型人種（Mediterranean type）的血液。這種人現在還有稍為明顯的遺民在蘇門答臘西南、婆羅洲几處，以及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粗野部落，摩鹿加島的阿爾夫列斯族（Alfures）。這種人曾進到中國日本和印度支那，但他們究竟是經過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或由中國大陸橫渡台灣，再進到菲律賓，然後向南進入印度尼西亞各島，現在未能解決。目前只有間接的証據，這些証據指明是經由印度支那的。”這一段話中所指加斯比型人種便包括一般所謂古印度尼西亞族，因為他所舉的遺民便是一般認為是印度尼西亞族遺民。這種人的進入南洋群島據他說也是經由印度支那蘇門答臘一條路綫的。

他再談到蒙古利亞種，但他的書中分為二支，一是古阿爾卑型人種（Palae-Alpine type），一是阿爾卑型人種（Alpine type）。他說：“古阿爾卑型人種頭形廣、身矮，有棕灰色皮膚，直而黑的頭髮，有蒙古眼的傾向。他們到了東南亞，再由印度支那的沿海進到印度尼西亞各地，成為主人翁，驅逐先住民族遷入內地”。這一段所說的便是最先到南洋群島的蒙古利亞種，也便是廣義馬來族的祖先。他再說到阿爾卑型人種：“約在公元前數百年有一種民族由東南亞或東亞某地，大約是由安南或東京（Tonkin，越南北部）或者更北方的華南海岸，遷移到印度尼西亞（指地名），這種人可以稱為正馬來人（True Malay），身材中等，膚色黃棕，髮直而黑，有各種程度的蒙古眼，這種人是‘阿爾卑型’，但也帶有‘古阿爾卑型’的特徵。他們的體質很象現在的中國大陸沿海和台灣相對的閩粵二省的住民。馬來族（Malay）究竟是怎樣的，又是從何處來的，已經辯論了很久。我想馬來人的發生是由于華南和華中海岸的阿爾卑型人種和原住的古阿爾卑人種以及加斯比型人種混合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文化的海洋式的，他們早能造船和航海。當漢族發展到了東部沿海和這種非漢族的人民接觸時，便由他們學得了造船和航海的技術。漢族南進時將這種馬來族一部分吸收，一部分趕走，於是這種慣于航海的馬來人便時時航行到東方或南方的海外尋找新住地。他們後來定住在菲律賓西海岸，棉蘭老三板牙半島（Zamboanga），蘇祿列島（Sulu），婆羅洲海岸，蘇門答臘的東海岸，最後到了西海岸而成為門南加堡馬來人。”“門南加堡馬來人膚色黃棕，髮色黑而直，有各種程度的蒙古眼。他們是屬於阿爾卑型，但也有明顯的第二種即古阿爾卑型成分，還有少許尼革羅種成分，在蘇門答臘的巴東高地（Padang）者更富有加斯比型的要素。（按即指門南加堡馬來人）。就他們的體質特徵看來，他們極象中國沿海福建廣東二省的居民。”他又說：“約在公元前五百年，有一種住在中國南方海岸的正馬來人，原是勇敢的航海民族，因受了漢族南遷的影響，便向海外尋覓新住所，定住在菲律賓婆羅洲蘇門答臘，在第十二世紀時更進入馬來半島，并移住于其他各島的海岸。但是在印度尼西亞地方，正馬來人還不過是表面一層，大多數的人民是屬於古阿爾

卑型的。”<sup>[1]</sup>

上举这一長段的話提出了很多特殊的意見。他將蒙古利亞种分为古阿尔卑型和阿尔卑型，是由于他自定了一种人种分类系統，是按照几种体質特征而分別的。他不用一般所常称的蒙古利亞种高加索种等人种名称，而另称为阿尔卑型加斯比型等八型。这种系統和一般的有所出入，但也多有相同之处。他說古阿尔卑型人种即广义馬來族的祖先，是由印度支那移到南洋群島的。又說阿尔卑型即正馬來人在公元前五百年原是住在華南華中海岸，便是江浙閩粵地方，因漢人南下乃被逼向海外迁移，其路綫是先經菲律賓然后向西轉移到苏門答臘，最后成門南加堡的正馬來人。这一条是很特別的意見，依作者（祥）看来，正馬來人未必便是由中國經菲律賓來的，因为菲律賓不曾以正馬來人著称。不过广义馬來族中或者有一部份曾居住于大陸东南沿海地方，而过海到台灣菲律賓也似有可能。

馬來族一部分由華南移到菲律賓，然后再轉到印尼諸島，也还有別人說过，茲另引一段于下：苏联出版勒宾遜氏（Г. И. Левинсон）著的“菲律賓”一書說：“按照苏联学者所提出的假定，正象整个东南亚一样，菲律賓群島的最古居民是属于非洲黑人类型，在菲律賓，这一种人進化的結果，約在紀元前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現了一种个子很小的“矮人”部族，長时期以来成为本地的基本居民。紀元前一千年，这些部落被大概从中國領土上侵入菲律賓的南蒙古种移民所排挤，从海濱低地迁移到山里。据說这些外來人就是經過菲律賓群島移居到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的。他們帶來了馬來·坡里尼西亚語言，这种語言在今天仍在所有这些地区流行。……那时候菲律賓已出現了青銅工具，并已开始耕种稻田。紀元一千年时菲律賓的紡織手工業陶器業均有發展，并开始制造鐵器，建造不大的海船。从第三世紀到第七世紀，菲律賓群島絕大部分，都附属于所謂室利佛逝帝國，这是一个广大的多部落的國家，其中心在苏門答臘島上。在这个时期有大量的馬來人从巽他群島移住菲律賓。他們与当地居民雜居，就形成了大多数現代菲律賓各部族的基礎”<sup>[2]</sup>。这一段話中也說馬來族的祖先蒙古利亞种是从中國到菲律賓，然后散布到印尼各处，至于正馬來人由巽他群島進入菲律賓則是后來的事。

由上面所說馬來族的祖先進入南洋是有二条路綫：一条可称西路，即由印度支那到苏門答臘，再向东進到爪哇、菲律賓等处；一条可称东路，即由華南到菲律賓，然后向西向進到爪哇苏門答臘。这二条究竟那一条对，那一条不对？据作者看来，二条都对，但都不是全面的。馬來族移入南洋群島应是分东西二条路綫，一条从西，一条从东，从西者人数較多，从东者人数較少。从西者最后或曾达到菲律賓，从东者只限于菲律賓附近如苏拉威西婆罗洲东部一帶。关于这一点待下文再論。

[1] Dixon, R. B. —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1923.

[2] 苏联出版 Г. И. Левинсон 著：“菲律賓”，1953 出版，魏林譯。

### (七) 馬來族和華南古民族有无关系?

由上文所說馬來族的祖先是在印度支那成立，印度支那與華南接壤，而且還有人說馬來族一部分是由華南經菲律賓入南洋群島；馬來族祖先的最重要的一支又是蒙古利亞種，是從北方經華南來的。僅由成份和起源地點遷移路綫看來，已經可以引起馬來族和華南古民族有无关系的疑問。

关于這個問題在前篇已經說過：馬來族的祖先原住華南，馬來族的祖先一部分南遷到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島，其留下的一部分便是華南古民族即越族。証據(1)是馬來族與越族子孫現代中國東南沿海的閩粵人民體質之相似；(2)是馬來族與古越族文化如語言文身斷髮拜蛇巢居精于航海龍等的相似；(3)是有史以前的古物之相似。前篇已經說過的本篇不再復述，本篇要另提些新的資料以供參考。

就華南古民族來說，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自古以來民族名稱非常之多，至少就一般意見都承認有南北二大系的差異。一般歷史書都記載上古便有三苗九黎百越荆蠻；以至近代的西南民族閩粵蛋民等。作者曾在以前所著“中國民族史”(1936)中將這些中國史上繁雜的民族，由民族學上的觀點整理起來，成為十六個民族。其中我認為與南洋馬來族似有关系者是百越系。書中曾說：“今之閩粵人之體質似頗有類于馬來人之處。其人之中頗有色棕面短眼圓頰骨大身材矮者，一見即令人覺與中原之人大異，而與馬來人相似。故古代越族與馬來人不知是否有关系？馬來人在古代固亦由大陸南下者，唯其在大陸時不知是否有一部分遺留？今之台灣番族尚有文身之俗，而其人屬馬來族，其人之容貌亦頗有與今閩粵人相類之處，不知是否與古之越族有关系？台灣連雅堂著台灣通史亦云‘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于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今之閩粵海口亦有同于越族之蛋民，不知是否有一部分由越族入海而成。海南島之黎人至今尚有文身之俗，不知是否古越人之被壓逼而移居海南者？”<sup>[1]</sup>作者當時已經懷疑百越系便是馬來族祖先之留居華南者。

中國歷史著作中最先注意到華南民族，採用民族學的資料者是翦伯贊氏，他在所著“中國史綱”中說：“中國人種的來源不是一元，而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即蒙古高原系與南太平洋系。”又說：“這另一個系統的人種從南太平洋出發，沿馬來半島的海岸，向北推進，而達到了中國的南部。……這一人種因為來自南太平洋，我稱之為南太平洋系人種。……南太平洋系人種之移入中國，似乎經由兩條路綫，其一支似係由安南溯湄公河與瀾滄江或由緬甸溯伊洛瓦底江以達于雲南。這一支人種就是後來所謂西南夷的祖先，亦即今日夷族和苗族的祖先。其另一支則係由安南沿今日之東京灣海岸進入中國之廣西廣東福建東南沿海一帶，其前鋒甚至到達台灣琉球乃至日本，這一支人種就是後來百越族之祖先，亦即今日傣族僚族及海南島的黎族台灣的番族之祖先。……南太平洋系人種的刻紋陶與爪形石斧文化亦普及于中國東南沿海及西南山嶽地帶。……南太平洋系人種的刻紋陶文化和爪形

[1] 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第六章，百越系，1936。



石斧文化由南而北”。<sup>[1]</sup>

翦氏这些话特别注重南方系统的民族，将他提到与北方系统民族相对，补足了历史记述的漏洞，这是他的优点。他的缺点：第一是将东南的百越族与西南的苗僮族泰族越南族等看做同属一族，即同属南太平洋系人种，其实苗僮泰族等还比较接近汉族，其语言是孤立语，而越族应是胶着语，又苗族泰族越南族等也从北方进到南方，其时比较后来，这些民族的体质也似乎比较近于汉族，他们也与汉族同属蒙古利亚种南系，而不象越族是属于蒙古利亚种海洋系。第二点是这种南太平洋系人种认为纯粹的种族，是另由西南进入中国来的一个异族，和北方的蒙古高原系全无关系。其实华南民族是混合种，其中的主干还是蒙古利亚种，蒙古高原系也应即蒙古利亚种，那会全无关系。总之，无论如何，翦氏的话提出了华南民族是由西南来的异族，这却暗示了华南民族和南洋民族的关系。

华南古民族和印度支那的古民族，以及南洋群岛的古民族，应当也有些相类之处。据上文所说，南洋的民族是由印度支那南迁的，无论海洋尼革罗族吠陀族印度尼西亚族以及蒙古利亚种海洋系都是。印度支那与华南接壤，无高山大河之阻隔，而在沿海尤其平坦，南方来往都很便利。在印度支那的诸民族既能航海到南洋，为何不能向华南东进。作者推测在当时印度支那的先后诸民族都曾来华南居住，尤其是以航海著称的印度尼西亚族更有可能沿着广东福建浙江的海岸东进。英国人类学家哈顿氏（A. C. Haddon）曾说：“印度尼西亚人散布在东印度群岛，并成为印度支那半岛和海南的一部分人口。”<sup>[2]</sup>又如上举狄逊氏（Dixon）也说：“马来人体质很象浙江福建人，而正马来人是由中国经菲律宾移入南洋群岛的。”其次，因鉴于华南种族繁复，也可推测华南太古时应不止有从华北南下的蒙古利亚种，而应有其他人种即高加索种以及尼革罗种的原始支派。作者曾著一文名“福建民族之由来”大意说“福建人的祖先应有四支，一为汉族，自汉以后陆续南迁成为主干民族。二为古越族，即蒙古利亚种海洋系途经华南的遗族。三为高加索种的一远支印度尼西亚族，其迁来远东较蒙古利亚种为早。海洋蒙古利亚种即因与此种人混合而产生现代马来族，其相遇地点或言在中南半岛（即印度支那半岛），作者以为此种印度尼西亚人或曾散布至中国大陆东南一带，閩粵人之圆形马来眼或即由此族而获得。四为黑矮人尼革利陀，为较越族更早之先住民族，其影响为矮身材。”<sup>[3]</sup>

福建是华南的一部分，福建是这样，华南其他部分也应是这样，因此作者认为华南，即长江以南，在蒙古利亚种尚未由华北南下之时应有别种人的先住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族、黑矮人尼革利陀族等。印度尼西亚族和黑矮人到华南来应即是由印度支那来，其理由前面已经说过。蒙古利亚种海洋系南下时便和这些人混合而成为混血民族。这种混血民族也不是只有一种，各地方依着各种成

[1]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1947。

[2] Haddon, A. C. — The Races of Man, 1924.

[3] 林惠祥著：“福建民族之由来”，1948，刊于“福建生活”内。

分的多少,而成为许多种族,有蒙古利亚种成分多的,有印度尼西亚成分多的,有矮黑人成分多的,其所成的混合种族当然互不相同。不但这样,三大成份的多少配合起来可以有十余种族之多。华南古时的百越五溪蛮西南夷,三国时的黔歙短人,唐时的邕州矮民等,应该便是这种成分的种族。蒙古利亚种南方系越长江南下,那些古时的异民族便被吸收或赶逐到西南山地以至印度支那。再后来则蒙古利亚种南方系更向南发展进到西南的印度支那,而成为宋以后的越南族傣族苗僮族等,这些后代的西南民族和印度支那民族也已和各该地的古代民族不同,古代的民族更被逼而混合同化或迁移到南洋去了。

由上文这样说来,华南的古代民族成分和印度支那以及南洋群岛是大略相同的,当然不是全部相同。世界上的人种只有三种,便是蒙古利亚种、高加索种和尼革罗种,即黄白黑三种,蒙古利亚种发生于亚洲北部,高加索种在亚洲西部,尼革罗种如不是在非洲,也应在亚洲近非洲之处。高加索种和尼革罗种既然到印度支那,何能说他们一定不到华南,所以如果说只有蒙古利亚种才能到华南是不合真相的。不过华南距离蒙古利亚种发源地应较近,其他二处较远,所以华南的人种成分终以蒙古利亚种为多,至于其他二种人的成分比较少,而黑矮人尤其少。

华南古民族和印度尼西亚族以及南洋的古民族虽是成分同有三大种,但也不完全相同。三国时的黔歙(安徽南部)短人,唐代邕州(湖南)矮民应是和印度支那以及南洋的尼革利陀人同类。至于和马来族相类似的是那一族呢?苗僮傣族等都不象马来族。只有古越族因其子孙的体质特征有和马来族相似之处,古时的越语也象是和马来语同属着语系,再加以风俗习惯地下古物也有相同之处,所以古越族很象是马来族的祖先留居在大陆的一部分。

兹举一段外国学者的话于下,哈顿氏(A. C. Haddon)说:“蒙古利亚种南系(Pareocean on Southern Mongoloid)南迁以后多数和南方的非蒙古利亚种民族混合。在黄河流域的汉族据说是最纯粹的,但是西藏人、喜马拉雅山人、华南汉人,以及印度人、印度支那人、日本人等都是混合族。那些迁移到东印度群岛的另称为海洋系蒙古人,但不如称为‘原始马来族’(Proto-Malay)更好,由他们再分出正马来族(True Malay)出来。”<sup>[1]</sup>哈顿氏这话也便是承认汉族到华南后和当地非蒙古利亚种混合而成为现代的华南汉族,至所谓非蒙古利亚种,究竟是什么种人呢?世界既然只有三大人种,非蒙古利亚种便是高加索种或尼革罗种了。

#### (八) 体质方面的相似

现代的福建广东人体质和华北人有明显的差异。第一是身材矮,不象华北人的高。印度尼西亚人身材也是矮的居多,又矮黑人尼革利陀更以矮著名,閩粵人的矮不知是否由于这二种成分所致。还有第二点是眼形比华北人圆,有双眼皮,不斜吊,虽不是个个如此,但却有多数人如此,这是一

[1] Haddon, A. C. — The Races of Man, 1924, P. 32.

般人都可以辨別得出的。这种眼形是属于半馬來眼。原来世界人类的眼形只有二种，一是蒙古利亚眼（Mongolian eye），位置斜，向外的一端上吊，上眼睑下伸，遮蔽内角泪阜，上眼睑象帷大盖了下来，不捲上去，不見有一道皺紋，眼孔形細長，俗称为关公的丹鳳眼便是这样。这种眼形以蒙古利亚种北方系最为明显，如蒙古人通古人滿人常有，華北漢人大部分也有，華南便比較少。第二种眼形是欧罗巴眼（European eye），又称馬來眼（Malayan eye），位置是水平的，不斜吊，眼孔圓大，不細長，上眼睑向上捲起成为一定皺紋，泪阜顯露。欧洲人和馬來人都有这种眼形。在这二种眼形之間的称为半欧洲眼或半馬來眼，那是混合种的眼形。现在的中國人民包括各民族，无论在南北部都有这三种眼形，因为现代中國人民已經是混合民族了；但是華北的还是以蒙古眼为多，華南的尤其是閩粵二省則以半馬來眼为多，閩粵二省的人还常有眼孔很圓有双眼睑即皺紋的，和馬來眼相象的眼形。为什么閩粵人民会有这种半馬來眼，如非是由于以前的成分中有印度尼西亚族，是不会这样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族是属于高加索种，其眼形当然是欧洲眼。馬來族所以会有欧洲眼，一定是由于其祖先成分中有印度尼西亚族。閩粵人的祖先成分中印度尼西亚族成分不及南洋馬來族的多，所以其眼形只成为半馬來眼。閩粵人的这种眼形实是一个謎，如說是由于欧洲人到这里傳下來的，不能切合歷史事实，只能归于印度尼西亚人比較合理。如說不是这样，这双半馬來眼究將如何解釋得來？

还有其他的特征如面形短，鬚髮少，鼻形广等一般狀貌也使馬來人和華南人尤其是閩粵人很为相象。馬來人只有膚色較暗，但閩粵人如晒日久也有那样顏色。作者初到菲律賓时，举目四看，找不到菲律賓人，經華僑朋友指示，方才啞然失笑。后来見人类学書說馬來族不应独立为棕色人种，而应属于蒙古利亚种即黃种，我覺得很有理。我曾見一本書名“婆罗洲的異教民族”<sup>[1]</sup>是英國人著的，其中有婆罗洲內地山中的原始部落达押族人象片，極象我國鄉下農民。（見附圖）象这样的照象在研究南洋書中常有，華僑也都有这种感觉。華南人尤其是閩粵人有很象馬來人的，馬來人也有很象華南人尤其是閩粵人的。这种情形在第三者如欧洲人也有發覺过。如上文曾說英國人类学家狄遜氏（Dixon）說：正馬來人在體質特征上很象福建人和浙江人。

### （九）風俗文化的相似

这一段在前篇已詳細說还，現在略举如下：

越人断髮文身这一点和北方的華夏族差異最大，和后代的苗僮族也不同，馬來族在古时也不是束髮椎髻應該也是断髮。至于文身的風俗在北方的華夏族沒有，在南洋却是到現在还有，在古时应更盛，所以文身也是兩方相同的風俗。古越人短鬚，現在馬來人鬚也少，也有故意摘鬚的这一点也相近。跣足是熱帶生活習慣，未可为同族的証据。黑齒不是重要的証据。拜蛇的意义或更重

[1] Hose and Mcdaugall — Pagan Tribes of Borneo, 1912.

要些。巢居也表現古代越族生活習慣和北方華夏族的差異，而反和南洋民族相近。精于航海也是兩方相同的特征，如上文曾舉狄遜氏（Dixon）所說古時在中國中部及南部沿海地方的混合民族，其文化是海洋性，漢族發展到了東方海岸時碰到了他們，才學到了造船和航海的技能。

語言方面在前篇也舉了不少，不必復述。越語在古時確是大異于北方諸族語言，而且其性質也確實不象一字一音的孤立語，而象是多音拼合的膠着語，因此以北方語言譯它每須用二三字譯一字，且譯得很不妥切。如左傳記越國人名大夫名鍾（俗稱文種），只一字，在國語却記作諸稽郢三字，可見越語有些語音很特別，用華夏語一字不足，三字又太多。這應是由于越語是膠着語，膠着語一個字是合多音膠着而成，不象華夏語是孤立語，一字只一音。又如古書所記越語常有二字以上方抵一個漢語的，如楊雄方言說：“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煦煨熱也，乾也。吳越曰煦煨。”同事韓振華先生舉“水經註”說三國時的山越稱龜為元緒，稱桑為子明。以上都可證明越語應是復音的膠着語。在后代的西南民族，以至越南族泰族都是用與漢人相象的孤立語，大約因為他們是後來方從北方南下，故屬於南部蒙古利亞種而不是海洋蒙古利亞種，更不是印度尼西亞族。只有越南是先到南方的海洋蒙古利亞種又和印度尼西亞族混合，故其語言和北方民族有異，而反和馬來族相近。上文曾舉蘇聯科學院著的“世界通史”說古代操澳亞語的民族會由印度支那散佈到中國南部，又說駱越系人種的一支祖先是澳亞語民族，所謂澳亞語便是指馬來語等的語系。上舉蘇聯出版勒達孫著“菲律賓”中也說：“蒙古利亞種從中國入菲律賓，然後散佈到印度尼西亞和大洋洲，他們帶來了馬來·坡里尼西亞的語系。”所謂馬來·坡里尼西亞語便是包括馬來語和坡里尼西亞語的一種語系。到了現代古越族子孫的閩粵人民還保守着特殊的方言。閩粵方言的特殊實可證明其種族上的特殊，所以語言是很有力的證據。因為古越人沒有純粹的遺民，其風俗語言都已消滅，故很難找到材料來供參考，只有古越人所遺留的地下古物可供參考當時的風俗文化，因是另由考古學得來的材料，所以另列一節來詳述它。

### （十）史前遺物的相似

在前篇已經講過，但是當時資料還少，講得不詳細。二十年來這種資料增加不少，在這篇中可以多談。前篇提出隆脊石鏃、有肩石鏃、石箭鏃、陶器紋飾四條，其名稱現在有些應改變，如隆脊石鏃現改為有段石鏃，陶器紋飾現已確定名稱為印紋陶。至于這些古物的數量在當時發現很少，發現地方也少，現在已在廣大地面發現了繁多數量和種類，發現地點遍布了中國南方，尤其是東南方一帶。

原來有史以前石器時代遺物的發現，在中國二十餘年前只限于華北，所謂彩陶文化（又名仰韶文化）、黑陶文化都是華北的古文化，至于華南大陸在石器時代的遺物，都和華北的彩陶黑陶等不同類，因此要研究南方石器時代文化以及人種的來源很覺為難。考亞洲人類遷移散佈的大勢，印

度支那和南洋的人类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应当是由中國南下，但是印度支那南洋的古物既和華北的联系不上，而華南还未發現，這個問題便不能解决。

到了抗战發生前數年，即自 1931 年起，華南也开始發現石器时代遺物，如廈門、香港、杭州、海丰、武平等數处，發現虽还不多，但已經表现了可注意的特点，便是这一帶东南沿海地区的石器时代遺物顯然和華北的不同，另有一种地方色彩。这便是陶器不是彩陶黑陶，而是帶有象刻划而成的花紋，当时称为刻紋陶，后来知道是印的又改为印紋陶。还有石器型式也和華北有些差异之处，如少有象華北的石斧，而多有石鏃、石鏃，且有特殊的石器，即当时所謂 隆脊石鏃 或 石鏃 或 爪形石斧，以及有肩石鏃，这些浙閩粵三省的石器一面和華北的有異，反之，和台灣、印度支那和菲律賓的比較却很相象。这一点很引起作者当时的注意，因为作者在以前曾看过并采集过台灣菲律賓的石器，故發見了福建的隆脊石鏃（即有段石鏃）后，觉得和台灣菲律賓的实是同类，当时很以为奇。

当时發見了中國大陸东南区的这种石器陶器以后，研究者多提出新說，如西湖博物院及吳越史地研究会的研究者說杭州、湖州所發見的石陶器是吳越族的文化遺物，又指隆脊石鏃为石鏃，說越族的名称便是由戛字而來<sup>[1]</sup>。同时（1937年）作者發見福建武平的隆脊石鏃后也很为重視它，在那年底赴南洋新嘉坡召开的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Third Congress of Prehistorians of the Far East）中提出論文說：“（1）中國东南区的史前文化应是和華北有異，而反和南方的半島群島甚至坡里尼西亞有关。（2）越族和南洋馬來西亞的人民应有种族上的关系。（3）中國东南区發見的刻紋陶应即是起源于中國东南区，然后散佈向南方和北方去。”<sup>[2]</sup>

同时發現广东海丰的新石器遗址的麥里奧尼氏（Maglioni）發表其报告于香港大学，后經翦伯贊氏引用于“中國史綱”內，尤其注意“爪形石斧”，說是南太平洋系人种的特殊古物，爪形石斧其实便是隆脊石鏃，現在改称为有段石鏃了<sup>[3]</sup>。芬氏（Finn）發見香港南丫島遗址更早，在 1932 年，也有相类的石陶器，但他却解釋为受華北的影响。

以上是抗战前的發見，当时已經了解到中國大陸东南区在新石器时代应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征便是刻紋陶和隆脊石鏃或爪形石斧等。抗战發生后几乎不再發見，但自解放以來由于政府設立机关，派出人員負責蒐集，于是全國的石器时代古蹟古物發見了非常之多，華南尤其是大陸东南數省也發見了不少，到現在已有很充足的資料來研究这一区的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区（即閩浙粵贛苏南等）所發見的古物更証實了以前的推論，所表現的特征略举如下：

[1] 吳越史地研究会編：“吳越文化論叢”，1937年。

[2] Lin Huisiangetc. — A Neolithic Site in Wuping, FuKie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Prehistorians of the Far East, 1938.

[3] Maglioni, R.—Archaeological Finds in Hoifung 1938.

(一) 陶器是印紋陶(前称刻紋陶)散布地方極广,北自長江流域东部,南到广东,到处与石器共存,多屬破片,但也有少数尚保存完整形状。不但器形和北方的鼎鬲等不同系統,即妝飾也和北方的彩陶黑陶大大不同,它是在器面上遍印几何体的花紋和方格紋、篋籃紋、曲尺紋、草之字紋、橫直排相間紋、叠直綫紋、螺旋紋、圓环紋、蕉叶紋、米字紋、四字紋等,細別起來有三十余种。花紋是用陶制印子捺印而成,印模也有發現,陶色以灰黃为主,不加彩繪。此外有时發見类似彩陶和黑陶的陶器,应是華北傳來,但已屬变体,和華北的已大大不象,所以这一区确是以印紋陶为特征的。

(二) 石器之中仍是以石鏃为最多,而石斧为少,这是和華北不同的,石鏃多数是四方形的,即海尼·格尔登氏所謂方角石斧,又有无稜而浑圓的,即所謂圓筒形石斧。石器之多尤其是有段石鏃最为特別(即前称斲脊石斧),華北几乎絕跡未見,在东南一帶却發現很多,最多之处推閩粵二省,其次是浙贛苏南皖南。这种石鏃的形状很特別,是在背面上分为厚薄二段,其厚处隆起,所以以前我称它为斲脊。后来因見海尼·格尔頓已替它起了 Stufenbeil 的名称,英譯为 Stepped adze, Beyer 氏在菲律賓發見的便用这名,日本人在台灣發見的即譯称为有段石斧,我因見物是相同的故不另起新名。只改一字。称为有段石鏃。它的有段的用意是预备裝柄的,木柄一头弯曲如鋤狀,將有段石鏃的正面橫放在弯曲处,用繩子紮牢,便成为小鋤狀,但却用于手工而不是農業上,我發現这种有段石鏃是在 1929 年由台灣圓山發現,帶回研究,当时无人曉得它的名称和用法。其后我因見人类学書載太平洋諸島土人以前會用有柄的石器和台灣菲律賓的很相象,方才知道它是裝柄应用的。其后于 1936-1937 年在杭州古蕩良渚也有發現,研究者衛聚賢却把它称为石鏃,这是不对的。这种有段石鏃现在因为發現数量多了,便更由比較而發觉它由粗至精是可分为三型式的,大抵在閩粵贛的多屬原始型和成熟型,浙苏的多屬高級型,但数量較少。此外台灣多屬成熟型和高級型。國外如菲律賓發現很多,型式都是高級型,在太平洋諸島發見的更是高級型。以上是有段石鏃的散佈情形,至于有肩石斧即前称有肩石鏃,在台灣發現很多,又在海南島也很多,印度支那也多,但在广东大陸和福建浙江發現还少。在前篇也提到石箭鏃,在东南区固然發現石鏃很多,但地方性不很明顯。以上是大陸东南区的石器概況,其中以有段石鏃最可注意。

上述中國大陸东南区的遺物是这样,然則和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島究竟有无关系呢?这可以說有如下情形:

(一) 陶器在印度支那以及南洋群島也是印紋陶,这是和中國东南区相类的。在印度支那越南的北山會經發現新石器时代遺址中有印陶紋,其花紋和中國东南区的很象<sup>[1]</sup>(又見附圖),在爪哇也會發現印陶紋<sup>[2]</sup>甚至也有全形的,都象中國东南区的,如圓底印紋陶壺很象福建閩侯發見的<sup>[3]</sup>。

[1] 松本信广著: 印度支那の民族と文化, 163, 165 頁, 1942。

[2] Van der Hoop 原著, 日譯本: インドネシアの原始文化, 159 頁, 1938。

[3] 日本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 南方民族圖譜, 1942。

又在苏拉威西（西里伯）中部 Galoempang 地方也發現过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也是印紋陶，据發現者（S. Callenfels）說曾發現二种陶片，一种是粗陶，陶面或素面，或帶有織物印紋，另一种則印有三角紋、草之字紋、波形紋、螺旋紋、旋轉曲折的花紋等。粗陶是本地中石器时代发明的，細的印紋陶和方形石鏃磨光石箭鏃共存，是和中國或印度支那有关，或即由那边傳播來的<sup>[1]</sup>。由以上情形看來自印度支那以至南洋群島都會有过印紋陶，其紋样和型式又和中國大陸东南区發現的相类。

（二）石器之中最有关系者是有段石鏃。这种石器曾發現極大数量在菲律濱，而且其形又是高級型的最多。（見附圖）研究菲律濱石器时代考古学最久的拜野氏（Beyer）在所著“菲律濱及东亚考古学”一書中說：“我所采集的上万件菲律濱石鏃之中有百分之 40 至 50 是有段的，因为这种有段石鏃太多了，所以我和加連費（S. Callenfels 荷蘭人，前荷屬东印度考古学家）將它称为菲律濱石鏃（Philippine adze）。这种高級的有段石鏃应是發生在菲律濱，至于过渡期的以及原始型的应当是在大陸（亞洲）和台灣，虽是那边不很多。……香港發現过渡型的有段石鏃，台灣也發現过渡型的和初期的有段石鏃引起我想其基本的文化观念大約是大陸發生的，不过这种观念是到了菲律濱方才大量实现。”<sup>[2]</sup> 由拜野氏的研究他是認為有段石鏃是中國大陸發生，但初时只有基本观念，还未發現真的有段石鏃，在香港还只有过渡型，到了台灣才有初期有段型，以后更進到菲律濱方才大大發展起來。作者（祥）后来根据中國大陸的發現，推測在中國大陸已發現三种階段，由原始型以至高級型都有，其中級型和高級型傳到台灣和菲律濱。

研究南洋史前考古学最久的海尼·格尔登（Heine-Geldern）寫一篇“荷屬东印度史前学的研究”，發表在第二次大战中<sup>[3]</sup>，書中說西里伯（苏拉威西）中央西部 Galoempang 地方曾由加連費（S. Callenfels）發現新石器时代后期遺物，其中有方角形石鏃，象印度支那和香港發現的“有根石器”，象中國發現的石箭鏃。他說：“这种發現，表现了西里伯是东部印度尼西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日本以及華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联接点”。那边發現的有根的石器也便是有段石鏃。他說：“这和華南沿海地方香港附近的后期新石器时代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石器經由菲律濱進入印度尼西亞。”他又說：“坡里尼西亞的有段石鏃很象華南、菲律濱、婆罗洲、西里伯（苏拉威西），所以可在这些地方尋覓坡里尼西亞的有段石鏃的起源地。”太平洋中坡里尼西亞諸島也以有段石鏃著稱，研究者们根究其來源，大都說是出自南洋群島，尤其是菲律濱。除上述的海尼·格尔登所說的以外再舉一个研究者鹿野忠雄的話于此，他說：“坡里尼西亞的有柄石斧，即有段石斧，应是起源

[1] Heine-Geldern—Prehistoric Research in Netherland Indies in Science and the Scientists in the Netherland Indies. 1945.

[2] Beyer, H. O. —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48.

[3] Heine-Geldern—Prehistoric Research in Netherland Indies in Science and the Scientists in the Netherland Indies. 1945.

于由華中華南發起的民族和文化的移動，到了坡里尼西亞後便復蓋在舊層位之上。其年代現在還不能知。由這樣看來，華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對於東南亞，便對於很遠的坡里尼西亞也是有關係的。”<sup>[1]</sup> 他所謂有段石斧便是指有段石鏃。

由以上各家的話，可見有段石鏃應是由中國大陸發生，傳于菲律賓、蘇拉威西等地，其後更傳播到很遠的太平洋中坡里尼西亞去。至於由中國那一個地點發生，並怎樣傳到菲律賓，在外國的研究者還是不能十分確定，作者因曾研究過台灣和大陸東南區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綜合了自己和別人的研究，略為明瞭了大陸東南區以及台灣的情形，覺得這個問題已經可以解決。作者于最近發表的台灣福建各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研究論文數篇中，曾提出有段石鏃的發源地是在大陸東南區，尤其是閩粵贛一帶，向東傳到台灣，再由台灣傳到菲律賓、蘇拉威西，更由菲律賓、蘇拉威西傳去坡里尼西亞。<sup>[2]</sup>

石器之中除了最重要的有段石鏃之外還有有肩石斧，也可說明中國與印度支那南洋群島的關係，有肩石斧在越南發現很多，並且散布于印度支那全部，直到馬來半島北部，阿薩姆菲律賓也有，在中國方面，只有在海南島最多，廣東次之，閩浙雖發現還少，但台灣卻很多，由此可見這種石器也是中國與南洋的共有物。它的集中地點是在西南一帶或者是在印度支那發生，然後傳到華南來，過海傳入台灣，後來也進到菲律賓。<sup>[3]</sup>

由以上所舉的諸種遺物看來，華南尤其是東南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物也發現于印度支那以及南洋群島，可見兩方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很有相同之點，如同是多有石鏃少有石斧，有有段石鏃和有肩石斧，有印紋陶。這樣看來這兩地的民族間應當是有關係的，否則不會有這種現象。所以在考古學上的遺物是肯定這個問題的。

## (十一) 結 論

茲將上面所說的總括起來，列成幾條意見于下，以當本文的結論：

(一) 南洋的主要民族馬來族是混血民族，它的二支最重要的成份是蒙古利亞種海洋系和高加索種的原始支派印度尼西亞族，到現在二族混合的程度很飽和，印度尼西亞族的純粹遺民已經幾乎看不到，而蒙古利亞種的特征又比高加索種的印度尼西亞族更為明顯，所以現在馬來族已在科學上被歸入蒙古利亞種了。

[1] 鹿野忠雄著：ホリネシヤの所謂柄附石斧と其の起原，1943。

[2] 林憲祥著：福建武平縣新石器時代遺址（1937），台灣新石器時代遺物的研究（1955），福建長汀縣河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1956），福建閩侯縣新石器時代遺址（1954），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54）等，都在廈門大學學報及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報內。

[3] 福津正志著：印度支那の原始文明。松本信廣著：印度支那の民族と文化。金關丈夫等著：台灣文化論叢。吳越史地研究会編：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探報告等。



(二) 馬來族的重要成分蒙古利亞種海洋系是从華南來的，所以馬來族当然和華南古民族有关，再加以馬來族的其他二種成份印度尼西亞族和矮黑人尼革利陀也似乎曾迁到華南來，而成为華南的人種成份，这使華南的古民族和馬來族似乎有同样的成份。

(三) 現代的華南，尤其是东南区的人民还有几点體質特征和馬來族相类似，历史上記載的东南区古越族也有些風俗和語言与馬來族可联系，再加以兩方發現的有史以前古物也很为相象，这几点都証明这二種民族之間应是有关系的。

(四) 馬來族应是在印度支那以至華南一帶，由于三种以上成份混合而成立。自新石器时代馬來族逐漸南迁南洋群島，在華南及印度支那部份則被后到的蒙古利亞種南方系即漢族越南族泰族緬甸族等吸收同化，如中國东南区的古越族原应是与馬來族相类的，后来也被漢族吸收淨尽。

(五) 馬來族南迁的路綫应有二条：第一是西綫，是主要的，即由印度支那經苏門答臘爪哇等到非律濱，其証据是印紋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是东綫，是由閩粵沿海到台灣，然后轉到非律濱苏拉威西苏祿婆罗洲，其証据是有段石鏃有肩石斧。

本文提出的这个問題是有意义的問題，如能解决，便可以將东南亚这一大片地方的过去已遺忘的历史补充起来，我國和南洋民族的历史关系似乎也可更为接近。不过作者學力有限，資料也还不足，这一篇只可以作一个提議，喚起別人的研究兴趣而已。

1957. 10. 30

# THE ETHN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LAYAN STOCK AND THE PREHISTORIC PEOPLE OF SOUTHERN CHINA

by Lin Huisiang

(AN ABSTRACT)

(Consisting of two articles, the first one was published in 1938 in the Singchow Semi-monthly Singapore, the second is a much more detailed one written in 1957. Following is a general sketch of both the two articles.)

## I. What is the Malayan Stock?

In common sense, Malayan stock means the Malayan race or Brown race, which is one of the five human races of the world. The classic method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races according to their skin colour gave the Malaysians the pseudo-scientific name "Brown race" which has made the ethnic position of the Malaysians as well as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laysians and the other related peoples unclear scientifically. The recen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revealed the close ethnic relation between the brown race and the yellow race, hence the Malayan stock is regarded as one branch of the Mongoloids and given a new term "Oceanic Mongoloid". The Malayan stock now stands closely with its two brothers the Northern Mongoloid and the Southern Mongoloid.

The term "Malayans" is used here in its broader meaning which includes all the peoples in Malaysia with a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mostly of yellowish-brown colour, brachycephalic (broad) head form, black and straight hair, scanty beard, Malayan eye, medium stature and speaking branches of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which is agglutinative in its nature. Scientifically, both the "proto-Malays" and the "deutero-Malays", or both the "true Malays" (Orang Melayu) and the other Malaysians outside of it are to be considered here as the Malayan stock. Generally speaking, largest part of the peoples living in Malaya,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other islands bear this common name in scientific sense. Within the country of Indonesia the term Indonesians is most usually used, but in this article, the Indonesians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term Malayan stock because the latter is larger in its scope and more generally used in science.

The Malayan stock is not a pure, single race but one of many elements intermixed together. The first element is the Oceanic Mongoloid which came from the north, probable Chinese continent, it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survived are the black, straight hair, broad head, yellowish-brown colour, medium stature and certain degree of Mongolian eye (narrow eye with Mongolian fold which covers the upper eye-lid). The second element is the Indonesian stock, (This is used in scientific, narrower meaning instead of that used in common sense) and early branch of the Caucasian race, originated in western Asia and migrated eastward to Malaysia through Indo-China; it gives the present people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an eye, (broad eye without Mongolian fold hence the eye-lashes and a concave line on the eye-lid can be seen clearly) a certain degree of dolichocephalic (long) head together with the agglutinativ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The third element is the Oceanic Negroid whose part contributed to the Malaysians is not so large that it still has pure descendants in present day viz. the Negritos and the Papuans; while the fourth element is the Veddas came from India. The third and fourth one arrived earliest in probably Palaeolithic age, but played no important role in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Malayan stock because of their small number in population. The second one reached Malaysia after the above two probably in early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while the first one arrived latest in later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Though later in time, the Oceanic Mongoloids and Indonesians came in large numbers hence they formed the two principal elements of the Malayan stock. As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mixing of blood there appeared a great mixed racial stock which looks different from its original elements, consequently the original names are no longer suitable to be used. The term Indonesian is used here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o-called "Indonesians" in present day use. The mixed stock is no more called Indonesian but Malayan stock in this article.

## II. Is ther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layan Stock and the Ancient Peoples in Southern China?

The cradle of the mix-blooded Malayan stock may be in the meeting point of the two principal elements. Indo-China, a necessary meeting point on their ways, was naturally the cradle of the Malayan stock. From Indo-China floods of racial migration appear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peopled the islands of Malaysia from west to east.

As the Oceanic Mongoloid might be originated in the east Asia continent and migrated southward to Indo-China, naturally there must be a time in which they lived in southern China as well as in Indo-China. Furthermore, the ancient peoples in Southern China consisted of various aboriginal tribe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Proper, it seems not very un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besides the Mongoloids there might existed too a certain primitive branch of Caucasian race or even Negroid race in southern China even though in small number before the Chinese Proper migrated southward. Possessing the ability of migrating southward by the difficult way of water, why the Indonesians could or would not proceed further eastward from Indo-China by an easier way of land to southern China?

During or preceding Chow dynasty (before 250 B. C.) in the coastal regions of southern China (Chekiang, Fukien, Kwangtung, Kiangsi, Kwangsi provinces) there existed an ancient aboriginal stock with the name of "Yueh" which was looked by the Chinese proper as a different race because they lived in different way, followed their own queer habits and customs and spoke in a different tongue. This stock was indeed more strange than the other aboriginal stocks in southern China.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stock might be the outcome of blending of the Mongoloids arrived from the north with some other

peoples came from the southwest. As there really existed a different people—the Indonesians—migrated from the west and the blending of the two races—the Indonesians and the Mongoloids—was actually taking place in Indo-China, it is far from impossible that such a phenomenon might extend and appear also in southern China. Being the product of mixing blood of the two principal races—the Mongoloids and the Indonesians—the Yueh stock might be in the same condition as the Malayan.

If the intermixing of the Mongoloids with the Indonesians really took place in southern China, the ancient people Yueh then was the brother of the Malayan stock. At the beginning they might resemble to each other, but in later days both of them lived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mixed with more other peoples, hence appeared al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ince the Chin dynasty (220 B. C.) the Yueh stock began to be assimilated by the Chinese Proper from the north;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blending of blood reached its conclusion in about 6th century. Later on no survivor of Yueh stock with pure blood or tribal name ever appeared in China. Their mix-blooded offspring, however, have existed up to present time as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viz. Chekiang, Fukien, Kwangtung Provinces.

### III. Three Evidences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we get the above hypothesis of the ethn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layan and the Yueh stock in southern China. If this is true there must be, between them, physical and cultural resemblances which are sound enough as the evidence. Three sorts of facts, as I seek, may do this service:

(1) Resemblances i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Though there is still no enough amount of prehistoric skeletons of both the Indonesians and the Oceanic Mongoloids unearthed in Malaysia and southern China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living offsprings of both the two ancient races may give us some hints about this question. It is often observed that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of present day are different in some respects from the northern ones although basically they are of the same type viz. the Chinese type. Among them, the peoples of Kwangtung and Fukien have especially a different appearance:

Firstly, the eyes of them are broader and less in degree of Mongolian fold on the upper eye-lid. The eye of this type is the medium form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Malayan eye, and may be called **Half-Malayan eye**. Generally most of the Mongol Proper and the northern Chinese have the **Mongolian eye**, while the Malaysians have the **Malayan eye**. The intermediate eye suggests that the human group possessing it must be the mixed blood of the two kinds of peoples with these two sorts of eyes. Wherefrom did the southern Chinese get the half-Malayan eye? Unless they had as one part of their composite element a sort of people with Malayan eyes,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derivation of this eye form. this eye form, therefore, tells us that the southern Chinese, especially that of Kwangtung, Fukien and perhaps Chekiang provinces had as one part of their ancestors a people with Malayan eyes. The Malaysians may get their malayan eye from

the Indonesians, because the Indonesians belong to the Caucasian race whose eye is called European eye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Malayan one. In fact, the European eye form appeared on the Malayan face is called Malayan eye. The eye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therefore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same way as the Malaysians.

Secondly, the stature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of Kwangtung and Fukien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while compared with the Malaysians, they are nearly the same with each other.

Thirdly, some of the face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ern ones but appears resembling the Malaysians. The Southerners have a shorter face while the northerners have a longer one.

A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southern Chinese and the Malaysians resembling each other,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some Chinese in Malayan costumes and vice versa. The Chinese new comers in Malaysia are often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so-called strangers or foreigners viz. the Malaysians, look quite like themselves in their physical respect. Sometimes it is not easy too for the European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Malaysians, because mos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ed to Malaysian countries were from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s which was the home country of the ancient Yueh people.

(2) Resemblances in Early Cultural Respects — Of course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and the Malaysians in present day are different to each other, bu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 ancient Yueh people reveal that the Yueh stock had in their material life, social customs and languages some points suggesting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Malaysians. These may be enumerated as the following:

1. Hair cutting: The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never cut their hair, the Miao stock bound their hair too, only the Yueh people was noted for their hair cutting. The primitive branches of the present Malayan also cut their hair, the early Malaysians probably had this custom in ancient times too.

2. Tattooing: The Yueh was also well-known for their tattooing which made them look quite wonderful to the other Chinese, The Malaysians of today still have kept this custom in Borneo, Philippines etc.

3. Snake worship: The Yueh worshipped the snakes and those in Fukien even took the snake as their totem.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province, which belong to Malayan stock too, still preserve the remnant of such belief, Snake worship is not unknown to the Malaysians in Malaysia too.

4. Pile-house: At present the pile-houses of the Malaysians is quite well-known for its specialty; such form of building, however, was also adopted by the ancient southern Chinese because it is recorded that the Yueh lived in nest, and the later southern peoples lived actually in the pile-houses which was called "kan-lan".

5. Naked foot: The Yueh's naked foot custom was also noted in ancient times, while the Malaysians in history also kept their feet naked even though they were officers in the kings' courts.

6, Agglutinative language: The Yueh spoke in a different and queer tongue from the Chinese Proper and even the other peoples in ancient times, the translation of Yueh words gave the Chinese Proper a hard question; to denote the sound of a Yueh word, one Chinese word is not enough, while two or three words sound too much. This condition suggests that though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isolating in its nature, that of the Yueh might belong to agglutinative one, because one agglutinative word usually pronounces just like two or more isolating words connected. Heine-Geldern and other scholar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Malayo-Polynesian or Austro-Asiatic language was originated in the continent. The present south-eastern Chinese still speak in different dialects which proves that the ancient Yueh language was quite strange to the northern Chinese. The difficulty to compare the ancient Yueh language with the Malayan one lies in the fact that both the present tongues used by the modern Malaysians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have been changed by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ssimilation with other languages.

(3) Resemblances of Prehistoric Remains — Before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ook place in southern China, the question of the derivation or origin of some prehistoric objects in Malaysia and even Polynesia had been very hard to be solved. Polynesia is famous for one special type of stone implements viz. the tanged adze or stepped adze, the origin of it was traced to that unearthed in Philippines; the derivation of the stepped adze of Philippines, however, was also very hard to be traced. Since about 1930 the prehistoric findings began to take place in southern Chinese continent, the new materials enable the old questions easier to be solved. The prehistoric remains are different to those found in northern China, the latter consists of the painted pottery, black pottery, thick stone axe, holed stone axe etc., while the former consists of the pressed geometric-designed pottery, the stepped adze, the shouldered axe etc.. Strange to say that the southern prehistoric objects of China really resemble those of Malaysia and even Polynesia. These objects may be pointed as the following:

1, Stepped stone adze: Stepped adze is found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south-eastern regions viz. Fukien, Kwangtung, Chekiang, Kiangsi, Kiangsu etc., but appears very rar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ern China and is entirely unknow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it. The shape suggests that it was developed in three stages just like that of Philippines and Polynesia. Furthermore, the stepped adze of primary and intermediate stages appeared more in number in south-eastern China, while that of the higher stage appeared more in Philippines and Polynesia; such a condition reveals that the stepped adze of Philippines and Polynesia was derived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The way of transmigration of the stepped adze is probably through Taiwan, Philippines and other islands.

2, Shouldered stone axe: The shouldered axe appeared in Indo-China, Malay peninsula, Philippines etc., but was not found in the intermediate islands viz. Sumatra, Java etc.. It was unearthed in Taiwan and Hainan islands to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hinese continent it appeared less in number but more will be found in future.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very rare was obtained too. The shouldered axe might be originated in Indo-China and then spreaded eastward to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ese continent, therefrom it crossed the sea and arrived in Philippines through Taiwan island. On the way a northward route led it to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Another route led it southward to Malay Peninsula. Shouldered axe is also an object of evidence showing the relation of the Malaysians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because the prehistoric peoples in Indo-China was the Malaysians instead of the Annamese etc..

3, Pressed geometric-designed pottery: In southern, especially south-eastern China, the prehistoric pottery was that with geometric designs pressed with pottery prints;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painted pottery of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e black pottery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Malaysia and Indo-China the prehistoric potteries found resemble to that of south China, some of the shape of the potteries as well as the pressed designs are quite like each other. Some potteries of this type were actually found in Indo-China, Java and Sulawesi, which are comparable with that of south China. This kind of pottery also suggests the prehistoric connection between Malaysians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 IV. Conclusions

(1) The Malaysian stock is a mixed blood of chiefly the Oceanic Mongoloid race and the Indonesians which is an early branch of the Caucasian race. These two races have been blend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a new stock appeared which is called the Malaysian stock, and the two elements have no more pure offsprings survived. The present Malaysians show more Mongolian physical features than the Indonesian ones, hence it is taken as a branch of Mongoloids.

(2) The Oceanic Mongoloid came from southern China, hence there should be eth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laysians and the ancient southern Chinese. Moreover, the other two elements of the Malaysians, the Indonesians and the Negritoes probably also arrived and lived in southern China earlier than the Mongoloids and became part of the ethnical element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in later days, therefore the Malaysians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may have the same ethnical element.

(3) The present souther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ern ones have som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like the Malaysians, their ancestor Yueh stock had some customs and language showing some resemblances to the Malaysians, finally, the prehistoric discoveries als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races.

(4) The proces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alaysian stock might proceeded in Indo-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Since Neolithic age the Malaysians migrated step by step to Malaysian islands, while those remained in Indo-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were assimilated by the Chinese Proper, Annamese, Siamese and Burmese. The ancient Yueh stock in southern China might have nearly the same ethnic composition as the Malaysians, but was assimilated by the Chinese Proper since two thousand years ago.

(5) There might be two rout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Malaysians. The first and principal one was the west route which started from Indo-China, penetrated Sumatra, Java and Borneo, and finally reached Philippines; the evidences are the pressed geometric designed pottery and the shouldered axe. The second was the east route which started from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ese continent, passed Taiwan and other islets, finally reached Philippines, Sulawesi and eastern Borneo. The stepped adze, the shouldered axe, and the pressed geometric-designed pottery are the evidences of this route.

附頁註一：

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比舊設備高過新設備設備的損失=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成本均指單位產品的成本,下同)

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舊設備的殘值}}{\text{新設備的可用年限} \times \text{舊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舊設備的殘值} \times (1 - \text{舊設備已用年限})}{\text{新設備的可用年限} \times \text{新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新設備的價值} \times (1 - \text{舊設備已用年限})}{\text{舊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舊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新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新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舊設備的價值} \times (1 - \text{舊設備已用年限})}{\text{新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新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舊設備的價值} \times (1 - \text{舊設備已用年限})}{\text{新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新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用舊設備生產的成本+ $\frac{\text{新設備的價值} \times (1 - \text{舊設備已用年限})}{\text{舊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舊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新設備可用年限} \times \text{新設備的年平均效率} > \text{用新設備生產的成本}$

附頁註二：規定折舊時間  $n = k$  年，只含折舊率  $(\frac{1}{n})$ ， $q$  為勞效生產率增長速度。

第一年 (折舊入)						
第一年	$aR(1+q)$			$aR(1+q)$		$aR(1+q)$ .....(1)
第二年	$aR(1+q)^2$			$aR(1+q)^2$		$aR(1+q)^2 + aR(1+q)$ .....(2)
第三年	$aR(1+q)^3$			$aR(1+q)^3$		$aR(1+q)^3 + 2aR^2(1+q)^2 + aR(1+q)$ .....(3)
第四年	$aR(1+q)^4$			$aR(1+q)^4$		$aR(1+q)^4 + 3aR^2(1+q)^3 + 3aR(1+q)^2 + aR(1+q)$ .....(4)
第五年	$aR(1+q)^5$			$aR(1+q)^5$		$aR(1+q)^5 + 4aR^2(1+q)^4 + 6aR(1+q)^3 + 4aR(1+q)^2 + aR(1+q)$ .....(5)
第六年	$aR(1+q)^6$			$aR(1+q)^6$		$aR(1+q)^6 + 5aR^2(1+q)^5 + 10aR(1+q)^4 + 10aR(1+q)^3 + 5aR(1+q)^2 + aR(1+q)$ .....(6)
.....						
.....						
.....						
.....						
.....						
.....						
.....						
.....						
.....						
.....						

第一年在用數=(1)  
 第五年在用數=(2)+(3)+(4)+ (5)  
 第六年在用數=(3)+(4)+(5)+(6)  
 第三年在用數=(1)+(2)+(3)  
 第四年在用數=(2)+(3)+(4)  
 所以 在  $n$  年之內(還存遺留) 第  $n$  年的在用數  $D_n = a + aR(1+q) + aR^2(1+q)^2 + \dots + aR^{n-1}(1+q)^{n-1}$   
 在  $n$  年之外(逐年遺留) 第  $n+1$  年的在用數  $D_{n+1} = aR(1+q) + aR^2(1+q)^2 + \dots + aR^n(1+q)^n$   
 第  $n+2$  年的在用數  $D_{n+2} = aR(1+q)^2 + aR^2(1+q)^3 + \dots + aR^n(1+q)^{n+1} + aR^{n+1}(1+q)^{n+2}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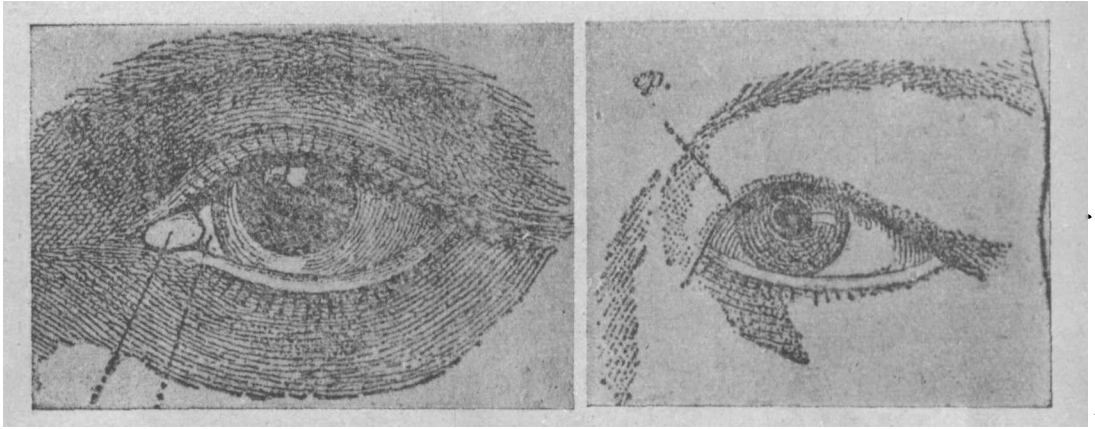


圖 1 人类二种标准的眼形

左方：欧罗巴眼或馬來眼

右方：蒙古眼

(由西村眞次：體質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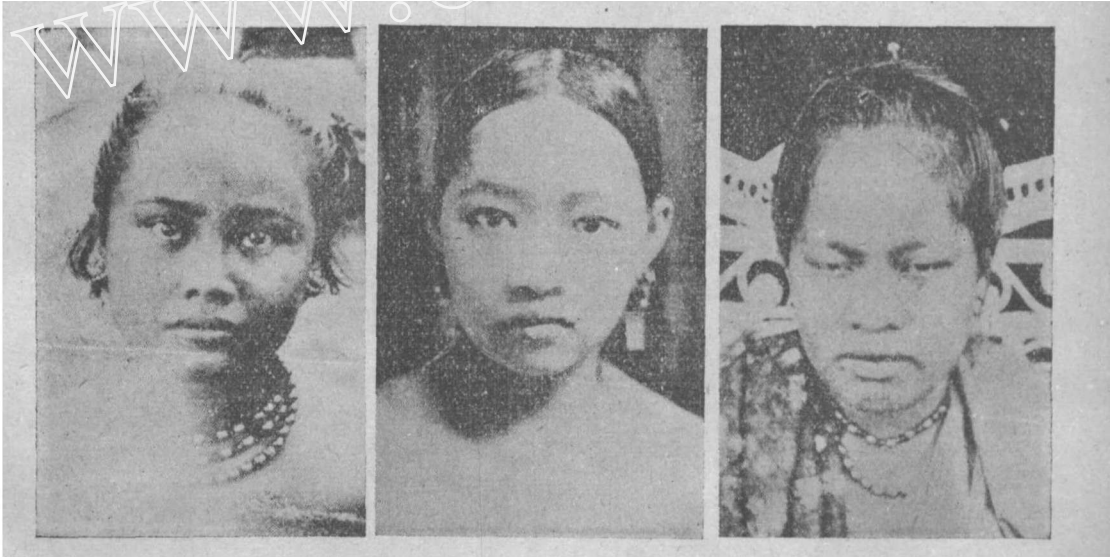


圖 2 苏門答刺巨港馬來族三种眼形

左方：馬來眼

中：半馬來半蒙古眼

右方：蒙古眼

表現原始印度尼西亞族

表現馬華混合种

表現蒙古利亞种

(由南方民族圖譜)

2 版圖



圖 4 蒙古利亞種北方系：婦女二人  
(由Keane: Man Past and Present)

圖 3 蒙古利亞種北方系：男人  
(由Buxton's Peoples of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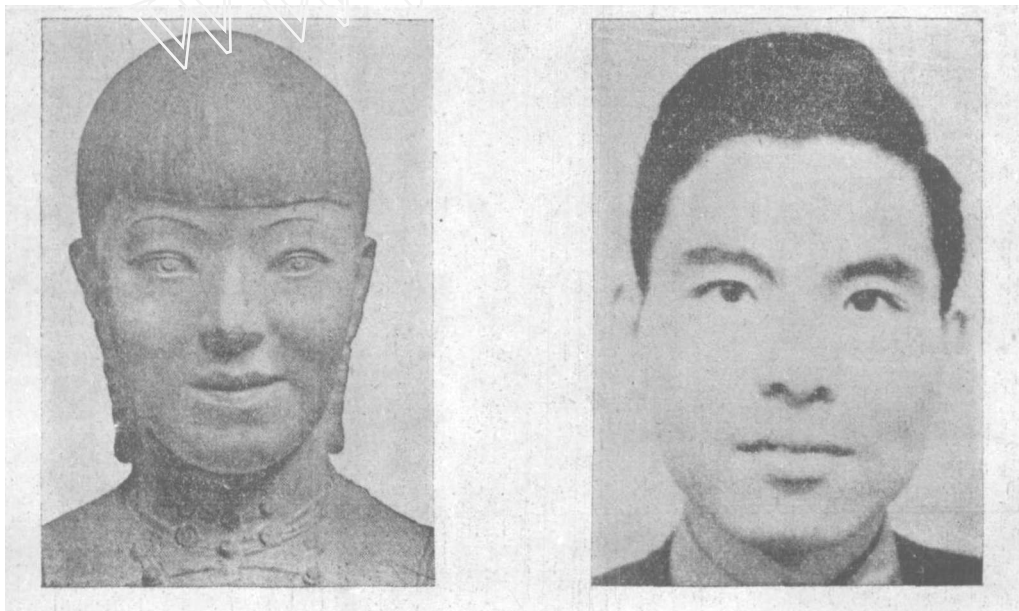


圖 6 蒙古利亞種南方系：婦女  
(由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Races of Mankind)

圖 5 蒙古利亞種南方系：男人  
(由Gillin: The Ways of Man)



圖 8 蘇門答刺門南加堡族少女  
(注意其典型的馬來眼)  
(由同上書)



圖 7 菲律賓丁几安族少女  
(注意其典型的馬來眼)  
(由三省堂南方文化講座)



圖 10 蘇門答刺巨港馬來人新郎新婦  
(由南方民族圖譜)



圖 9 峇厘島少女  
(由南洋の文化と土俗)

4 版圖



圖 12 峇厘島婦女  
(由同上書)



圖 11 峇厘島男人  
(由 Colour Book of Lands and Peoples)



圖 14 蘇門答刺島門南加堡族母子二人  
(由外南洋卷一)



圖 13 門南加堡族青年男子  
(由 Loeb 原著 Sumatra, its History and People)



圖 16 蘇拉威西蘇丹族男人  
(由東南アジアの民族と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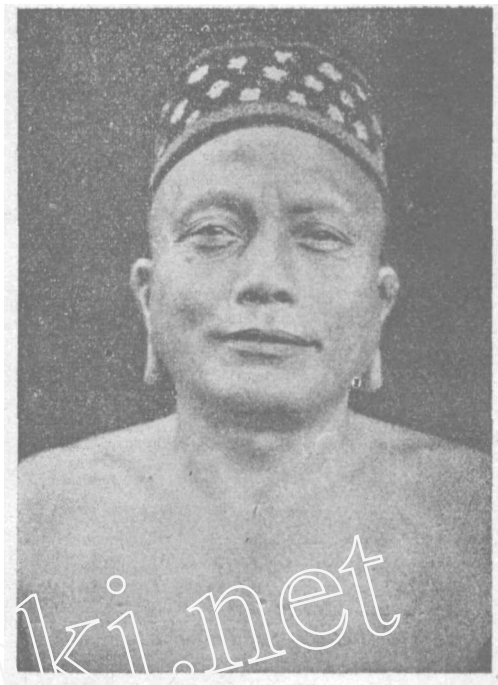


圖 15 婆羅洲達押族史耶部落酋長  
(由 Pagan Tribes of Born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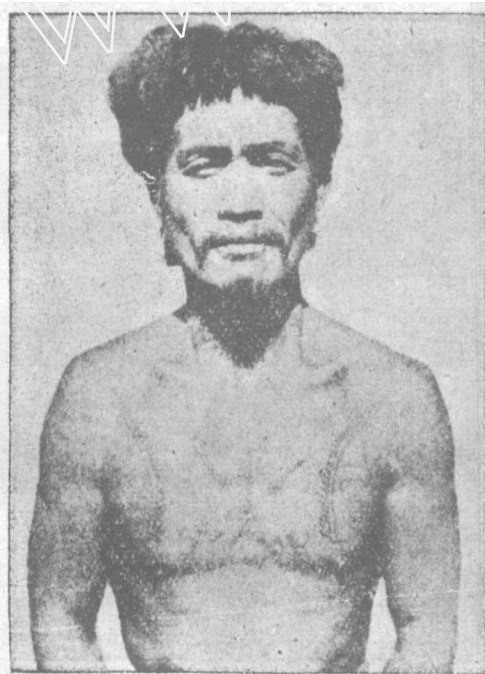


圖 18 菲律賓伊夫爻族 (Ifugao) 男人  
(由外南洋卷一)



圖 17 蘇門答刺峇搭族男人  
(由外南洋卷一)



圖版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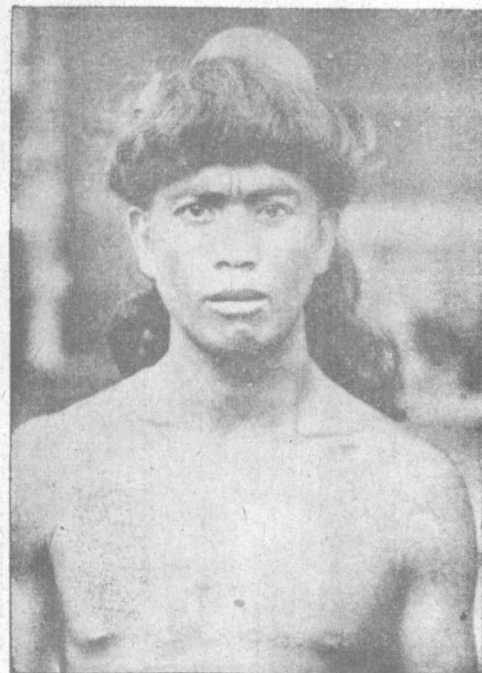


圖 19 現存比較典型的印度尼西亞人  
(在菲律賓)  
(由 Howells: Mankind So Far)



圖 20 先達羅雜奈族的遺民：馬來  
半島沙蓋人 (Sakai)  
(由 Pagan Races of Malay Peninsula)



圖 22 馬來族的一支台灣高山族老人  
(林惠祥 1935 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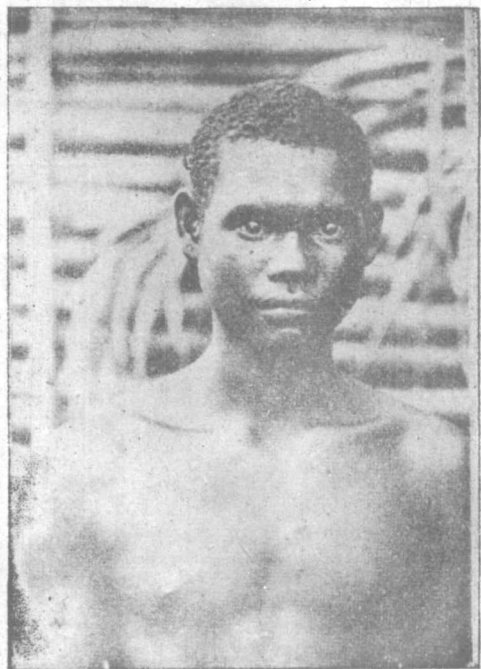


圖 21 海洋尼革羅種的矮黑人：  
馬來半島塞芒人 (Semang)  
(由 Pagan Races of Malay Penins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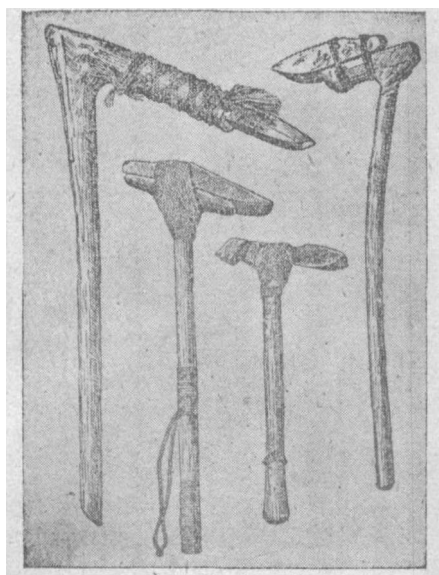


圖 23 玻里尼西亞的有段石鏃裝柄圖  
(由 Wallis: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圖 24 福建武平縣的有段石鏃裝柄圖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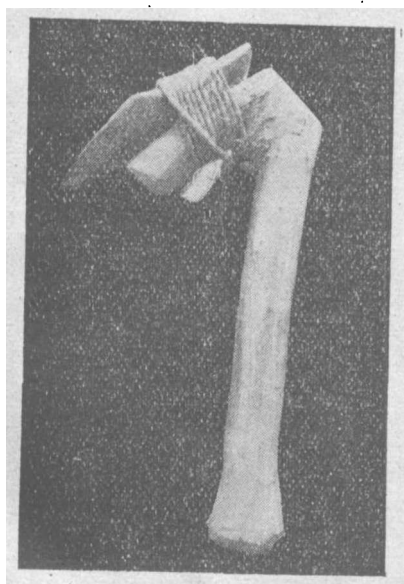


圖 25 福建長汀縣的有段石鏃裝柄圖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圖 26 台灣的有段石鏃裝柄圖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圖版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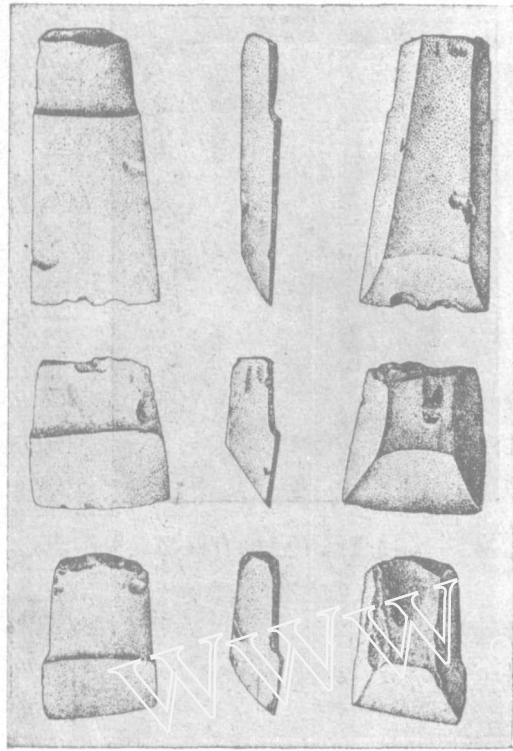


圖 29 菲律賓的有段石斧  
 (由 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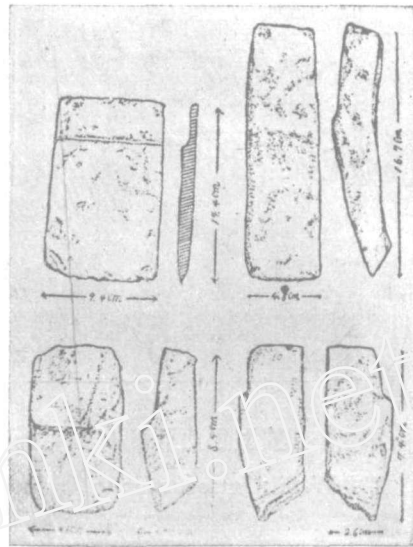


圖 27 浙江的有段石斧  
 (由台灣文化論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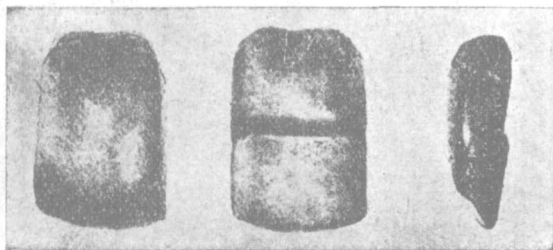


圖 30 蘇拉威西的有段石斧  
 (由台灣文化論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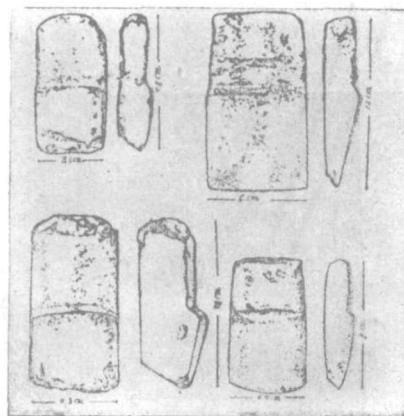


圖 28 台灣的有段石斧  
 (由台灣文化論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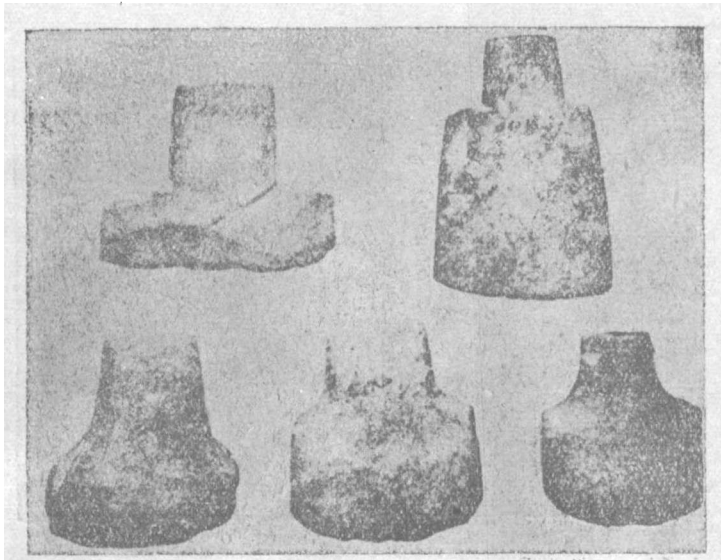


圖 31 越南 Luang Prabang 的有肩石斧  
(由台灣文化論叢引 Heine-Geldern 文中原圖)



圖 32 馬來半島北部  
有肩石斧  
(由インドネシアの原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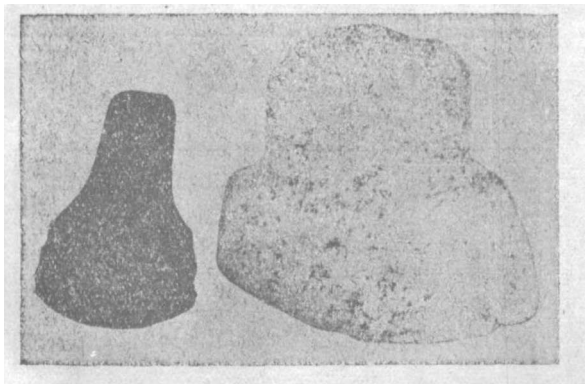


圖 33 菲律賓有肩石斧  
(由 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圖 34 台灣有肩石斧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圖版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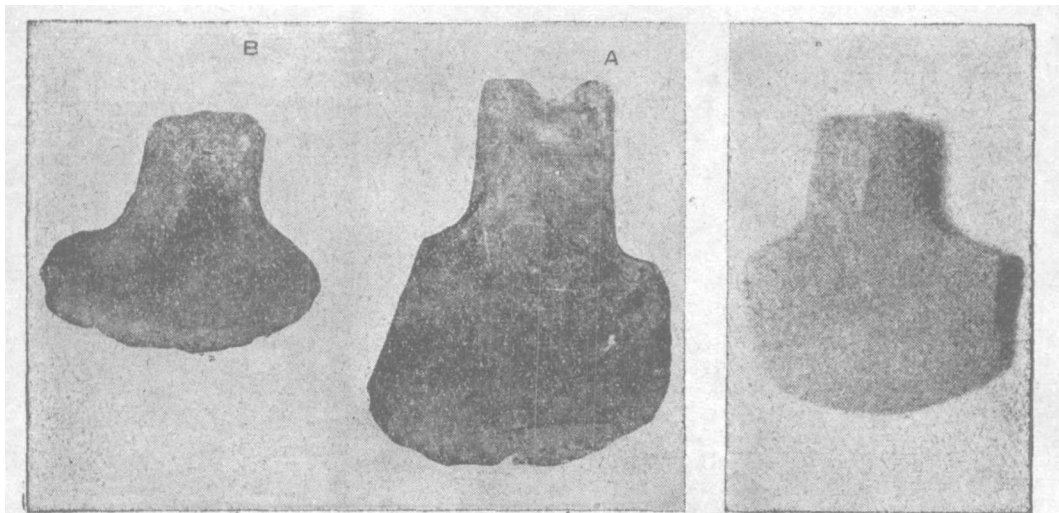


圖 35 浙江杭縣良渚鎮的有肩石斧  
(由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

圖 36 廣東清遠縣的有肩石斧  
(由文物參考資料 1956 第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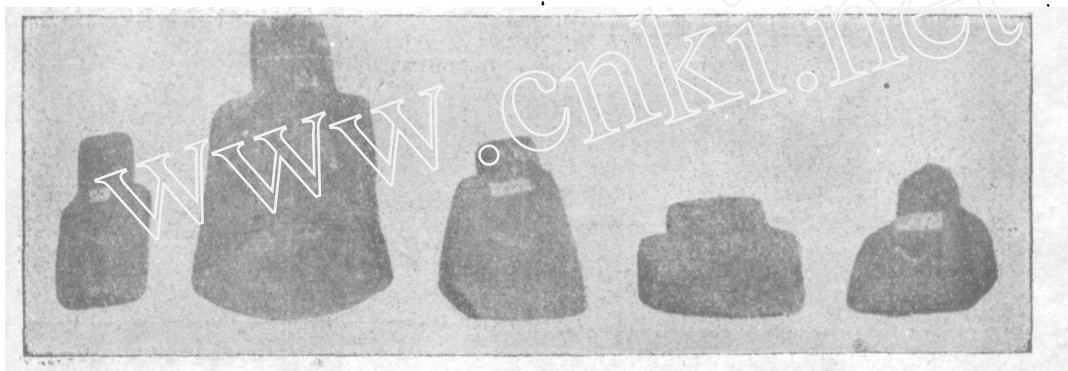


圖 37 海南島有肩石斧 (由考古通訊 1956 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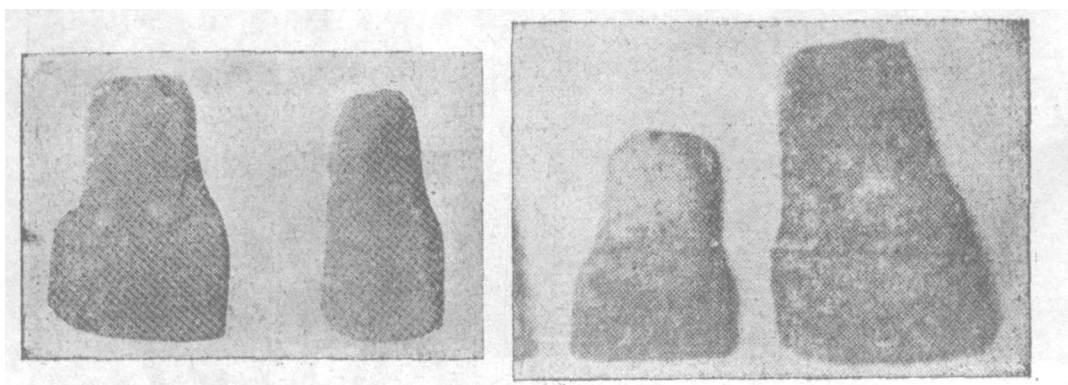


圖 38 廣東潮陽有肩石斧  
(由考古通訊 1956 第 4 期)

圖 39 廣東海豐縣的有肩石斧  
(由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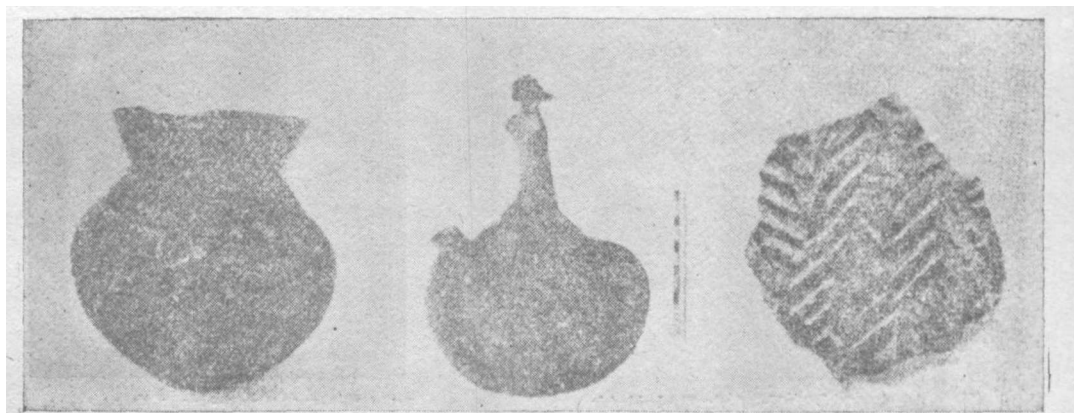


圖 40 爪哇印紋圓底陶器二件，之字紋陶片一片  
(由 Van der Hoop: インドネシアの原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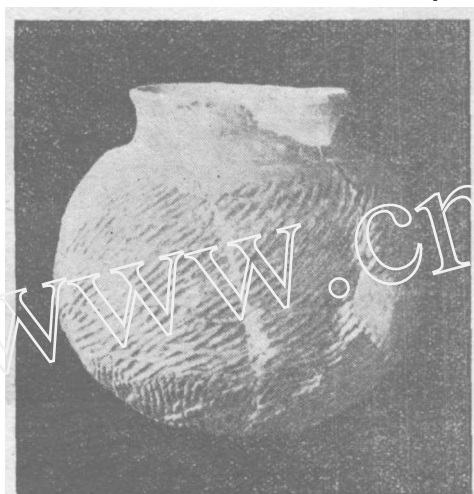


圖 41 福建閩侯縣疊石山圓底印紋陶壺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圖 42 福建武平縣之字紋陶片  
(可與爪哇的比較)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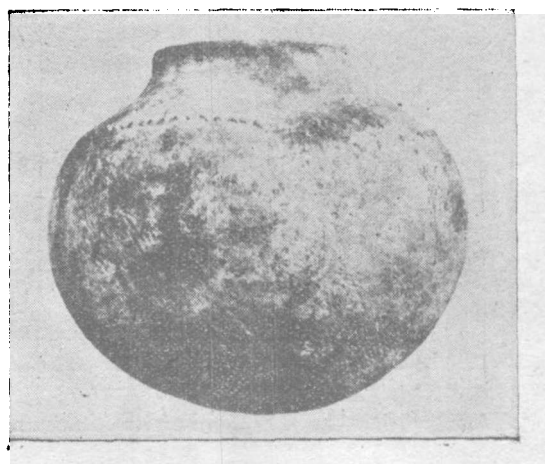


圖 43 爪哇圓底印紋陶壺 (由南方民族圖譜)

圖版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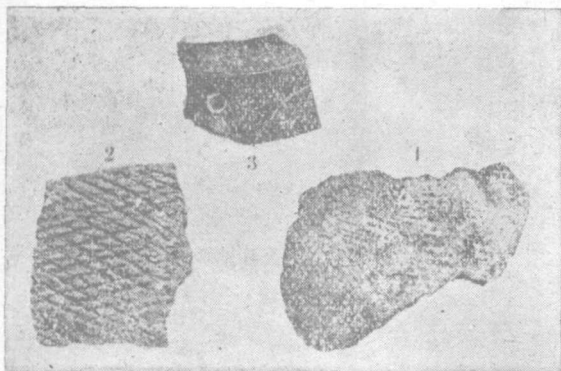


圖 44 越南印紋陶片 (右是方格紋)  
(由インドネシアの原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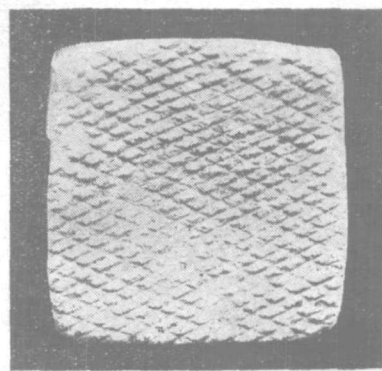


圖 46 福建長汀縣方格紋陶片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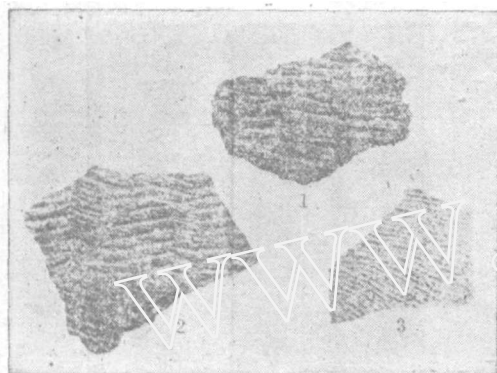


圖 45 越南印紋陶片：筐籃紋  
(由同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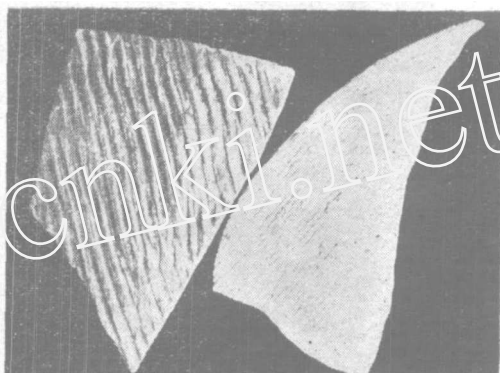


圖 47 福建長汀縣印紋陶片：筐籃紋  
(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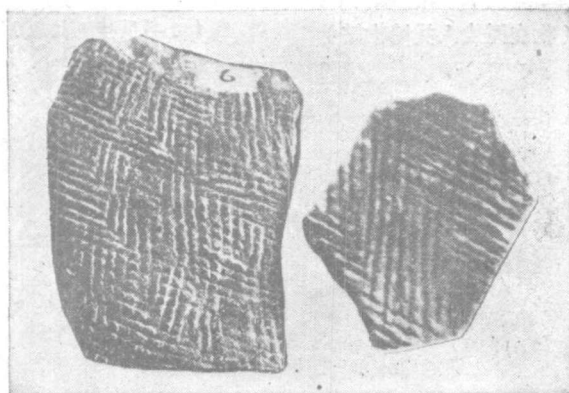


圖 48 福建武平縣曲尺紋陶片和馬來亞曲尺紋陶片  
(前者物在廈大人類博物館，后者由新嘉坡 Raffles Musseum Bulletin)